

周恭節公文錄

第肆冊



05352

訥谿先生文錄卷之三

龍溪王先生六十壽叙

嘉靖丁巳乃予師

龍溪王先生

耳順之年夏五月

六日其誕辰也諸生王子汝貞等咸謀走壽于家先

生適以水西會期來于時中丞周澗汪公司務南屏

管君太守巖潭王君暨邑大夫學博諸君子及門人

御史沈子寵與怡兄弟合寧徽兩郡人士百餘咸集

精舍晝則列侍請益夜則聯榻于熙光樓精究密證

如是者旬餘而別中丞公而下暨諸門人咸謂會之

盛者在昔維洙泗之間嗣維伊洛今水西之歸依先

訥谿文錄

卷之三

生亦猶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先生之壽宜有言以祝

命怡執役怡小子之事先生也先生時官留都職方

今二十余年矣學優而仕日入精邃發明陽明夫子

致良知之旨躍如可據聞其說者咸可以水命先生

之壽大矣怡不肖何足以知之諸君子曰可得聞乎

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之命也壽之原也知水命

者可與知壽堯舜精一執中以開其先文王永言配

命以完其純仲尼不怨不尤以知其天其壽恒久不

已斯與天地參聖遠道微知壽者鮮矣以彭聃為長

年以顏冉為非壽木石為堅龜鶴為久是則謂之誕



從以欲者戕用智者逆私其身者孤論壽逾荒賊道  
逾甚非水命之道也伊洛諸賢復闡聖學天壽以續  
自後多言學岐壽復窒維我 明興德隆化盛聖  
啓道宣於是越有陽明王夫子出際其時直指良知  
示人炯然格物以致知精一之正脉也常致此良知  
不令昏昧則剛健中正純粹以精立天之常是謂永  
言配命天人合一上下同流何悠何尤是謂知天吾  
師龍溪先生為夫子入室高第極深研幾獨得其宗  
其致知也寂感無迹內外兩忘自居室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聲無不宜自言笑至于服食以違于出處

訥谿之錄

卷之三

二

各中其節虛受私包垢淨俱融精義入神逆順以化  
一念萬年渾淪無始天壽平格多歷年所先生自有  
道矣祖述精一配命知天之微而授受于良知之祕  
妙丕顯于四方造我寧微用不迷群水西之會十年  
于茲六邑旁群罔不來學咸知格致之實希天俟命  
人用不疑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又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先生之壽發育乎萬  
物幽贊乎神明其躋我生民于仁壽康我 國家于

無疆猶之乎水西之水也邈之洙泗其源同也導之  
伊洛其流同也淵源同不息矣悠久無疆永延天命



奚可以年數計世之言壽者誕也戕也逆也孤也非  
予所得知也諸君子咸曰吾以祝 先生之壽因得  
永命之道子之言富矣 請書之以上于 先生就  
正焉

壽念菴羅先生文

中谷主人燕坐澄湛之臺出入無時將迎已廢戶外  
之屨不問也臺東有司言舍人偕西家司命丈人過  
訪問於主人曰聞君善應敢叩主人默然客曰君不  
應與主人默然客叩不已主人憮然曰謂吾善應吾  
無應也謂吾不應吾無不應也有叩者吾惟以神應  
訥谿文錄

卷之三

三

之而已客曰無應無不應唯以神應此吾謂善應也  
三人相視而嘆莫逆於心遂相與極論天運之否泰  
與古今人之賢不肖事之成敗應荅如嚮已而二客  
相顧而問曰大江之西有念菴羅先生者君知其人  
與主人曰天人也客曰人皆人也此獨曰天何也主  
人曰人受天命而生皆汨以人之欲鑿以人之窳全  
其天者少也羅先生者耳目口體人也而視聽言動  
天也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人也而親與義與序  
別信也天也喜怒哀樂人也而發之中節天也飲食  
衣服宮室輿馬人也而食之服之居之乘之天也此



其爲天人也客憮然有聞而復問曰先生天人亦有學與曰先生奚爲而不學也先生學也而後爲天人也人之欲也不欲而欲必天也人之爲也不爲而爲必天也言動陟降惟天之則德曰天德才曰天才行曰天行道曰天道不貳以貳不叁以叁超然無物純乎其天使其不學天之未始不爲人也使人皆學如先生也人之未始不爲天也二客憮然有聞而復問曰人不皆天也高蓋駟馬窮秩上柱金玉其躬而丹碧其室也先生畢門甕牖每食無餘食孔之疏巷顏之陋斥楊之玄鄙韓之書雖射策天庭大魁多士名訥谿文錄

先千佛而官不五品徒兀兀以自老無尺寸以及人若是乎天人之無爲也主人喟然嘆曰先生居道東德食仁服義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則與時偕晦如欲平治天下也則惟天之命必日月以照之雨露以潤之風霆以鼓舞之春生而秋肅之贊天工也代天言也將如天之無不覆幬而人人物各得其所焉平治與未平治天亦未定也先生烏可知也先生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永保天年以俟天而已然而素心懿德天際斗仰冲襟玄度海隅風興澤物維世功德莫名奚爲其無以及人也司言舍人斃然而起曰言



吾責也吾將言之于天人惟求舊先生老成人也其  
可以久晦乎司命丈人曰命吾事也吾將贊之于天  
天方達四聰先生正耳順也天壽平格先生方日升  
而川至也天將以先生為股肱而腹心元老克壯天  
之老先生也深哉主人默然二客揖而退時都華野  
人周子聞而異之遂次第其言以壽先生時嘉靖昭  
賜大淵獻孟冬月也時則將元亨矣時則可大慶矣  
周子名怡宛陵人

壽中石呂先生七十叙

嘉靖辛酉信郡中石呂先生壽登七十夏五月某日

訥谿文錄

卷之三

五

嶽降之辰也新安及門之士將往拜祝咸謂予宜為  
致詞怡也受先生教益弘多顧先生問學淵源道德  
純粹測海罔知其深揣春無所注思爾竊嘗聞之不  
息之謂壽不息則久惟天行健不息人惟至誠不息  
是故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  
合明與四時合序故其壽與天地日月四時同攸久  
不息先生之學授受有自其得力則自變化中來何  
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有陰陽地有柔剛陰陽之  
氣有清濁剛柔之質有純駁民之生萬有不齊非學  
以變化之則何以復天地之中則何以能久而不息



耶先生之學得力於是故其教也亦惓惓以變化氣質為指南夫氣質稟受有定亦可以變化乎仲氏問強於孔子孔子告之以南北之強而歸於中和南北之強氣質之別也中和則南方不見其柔北方不見其剛變化以復其中矣自吾之見先生也今三十年餘矣每見輒異己丑始見於南都也則見其恂恂默然如執玉捧盈如將失之其致力之勇直有欲罷不能而必竭其才也癸丑再見於全椒也則見其儼然在望温然可親益然如春陽之煦人也沃然如時雨之澤物也謙然如谷虛海涵而無不受也又八年庚

申訪先生於石塘也望之自敬不復見其儼然也即之自親不復見其温然也春陽之煦時雨之澤不復見其益與沃也谷虛海涵之受而莫知其謙也是非可否渾然順理喜怒愛惡坦然中節其和而不流乎其中立而不倚乎其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家法乎先生之立朝也在臺諫則正論率下侃侃如也在宮坊則肅讎靖共在成均則敬寬敷教閭閻如也在駟寺則秉心塞淵翼翼如也其謝事也幾炳志決樞運葉脫融融如也其居鄉也則由由然與鄉人偕循循然以教鄉之子弟先生之學不息於誠著明日晶變化



日純聲迹俱泯吾又何以知之先生之壽久於其道日進無疆又何可以年歲限而祝也吾與諸君學生之學各就其氣質之偏而變化之以期於中則可以知先生之壽矣今日斯道之寄惟在大江以西若先生若東廓鄒先生若念菴先生若諸先生彬彬如星斗布列爛然在望其壽斯道將於萬斯年與天地日月四時同攸久無疆矣吾故曰不可以年歲限而祝也謹以上于先生請正焉

壽大中丞劉培菴先生七十叙

余考自古在昔天維絕佑命以壽昌其國家則必篤生壽考在朝在野罔不有老成人秉德明恤楨屏於內外以實其宇于時 聖皇嘉靖我明三十有二年

訥谿文錄

卷之三

七

於茲淳龐駸大之化博厚悠久之福海內世家所在有著若巴渝劉氏其一也今癸丑仲春中丞培菴劉公年躋七十其冢嗣初泉君某我寧國太守公也某忝與太守公有同升之雅分附猶子義先舉賀敢仰南極遙祝東山乃颺言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所謂故家者非有世祿之謂也有世德之謂也我明則有世臣矣中丞大父侍御公立朝蹇諤正已不撓至今光昭於臺中父文簡公



掌邦禮贊密勿寅亮弘化昭融臺閣公則濟美承芳  
敬歷中外亮采熙載綏和南服及初泉君繼甲第登  
瓊閣則曰匪懈有人可謝事矣年方指使位方盛大  
幡然高蹈勇退急流歛休含美葆貞熙壽有道焉初  
泉君夙志聖學探求精一所至汲於求友以講習為  
第一義施於政敬事愛人興學講禮皆本之性命和  
順於道德為百世不朽之業究厥淵源則由我中丞  
公以忠孝廉節勵子姓嘗稱宋韓范呂氏風範欲子  
孫世守文簡公家法誓戒勅勉不少姑息家學相傳  
固有自也劉氏則有世德矣聞公耳順目明踰於壯  
者孝友和樂洽於親黨蓋其好學不倦年彌高而心  
彌下學彌勤而德彌邵也孔子十五志學為之不厭  
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不知老之將至伊川先生年  
踰七十校筋骨無損於盛年易傳成書不傳自量精  
力未衰尚覬少進衛武公九十有五猶求益於國人  
作抑戒自儆切磋琢磨老而愈勵今觀中丞公上承  
祖父下授孫子不徒以其祿位而學業繩繩承家不  
替世德作求允稱故家行於上則啓沃道久經畧化  
成安富尊榮邦家之光行於下則子弟世訓鄉閭永  
式孝弟忠信邦家之基其仁壽醞釀於天壤無疆之



慶豈止一家之壽已哉老不廢學俾後進知所師法  
出必有為處必不苟豈止多歷年所已哉余故樂頌  
聖化之悠久我 聖明之有世臣故家而老成人之  
多也 聖皇圖任舊人共政憲老乞言於是乎取觀  
中丞之壽天蓋篤祐我明而欲壽昌祚胤於千萬億  
年也乎

三原馬谿田大理公祝壽文

余未成童時得三原谿田馬先生試南宮之卷讀之  
雄渾閱大俊拔顯亮初學一見皆有開悟雖宿儒穎  
士及覆之莫能盡旨趣一時傳誦法式之則曰文之

訥谿文錄

卷之三

九

宗工也及長聞先生之仕在銓曹則端嚴倜儻不拘  
不縱在卿士則淵晦恬退不露不躁一時有識者咸  
器重之則曰勲業之望也及余釋褐從四方諸彥游  
知先生之學源出自端毅公其麗澤之滋則涇野栢  
齋諸君子跡其師友固已知其養深而薰良宜乎剛  
健篤實而輝光日新也發于文辭昭於功業自其緒  
餘耳吾友趙吏部子崇魯侍御子學皆先生高第與  
予道之頗悉觀其所指授者皆表表自見時論翕歸  
其端模靈鑄有養正之方不二之則矣西方豪傑其  
在是乎常自恥曰東南人望余幸得師友以自淑獨



不得見若人如之何既而承乏左省以言獲罪與富平楊侍御伯修君同繫北司聞所未聞者益多且大則自傷此生不復償此志矣何幸天日昭融恩綸再渙得自便于耕且學乃得入關訪吾友楊君之家則既見河渭之巨流終南泰華之雄峙豐鎬餘韻彷彿盱仰其靈秀鍾孕宜乎鉅人之繩繩繼繼代有震發也余過三原介咎君往見先生先生年八旬矣余謂高年不敢以僕僕禮勞先生則揖讓不殺步履康疾拜起轟舉踰壯者登高不杖坐終日不歇昧爽早興習勞事事論議閭閻精析絲毫人心道心之辨究極

幾微且追悔三四十十年前之未盡者充其至向之願見而鬱懷者豁然如夢而覺醉而醒良自快慰矣反省樂學深如不厭不知老之將至也獨於良知之說未盡乎協蓋坊其流也衛武公九十有五猶求益於國人切之琢之磋之磨之必底金錫圭璧而後已先生之年可踰武公而奮學之志不厭於切磋琢磨又安知於良知之說不有愔然欣契如婚媾耶又安知不若追悔論人心道心之未盡者耶方今天子明聖思者舊共圖治理舉漢迎申公宋起潞公故事則先生浚明亮采不讓端教天下方仰旦夕有斯舉也



余受教既弘先生復作訥箴遺之諄諄以求仁希聖之誨俾如銘盤書紳時得服膺焉快龍門之登珍瓊璫之貺愧無以稱德謹誦衛武公淇澳之章以獻先生尚終教之

郡侯方金湖先生祝壽文

天之生鉅人也必將以非常大任寄之其鍾毓天地之瑞山川之靈必異於人其德性才器自可大受祿位名壽獨豐於天蓋必承藉培護之厚而後可以任重致遠也古之豐功茂烈遐福壽考則莫不然吾

郡侯金湖方公其若人也乎公髫鬣岐嶷弱冠登第

訥谿文錄

卷之二

十一

即其發身之蚤飛騰速化獵躋華要可計日得也然而遲回郎署又二十年而出守前何速而今何淹也古者四十而始疆仕公今四十而登仕籍已二十餘年敷歷中外經國庇民所至著有勞績公固任事責成耻於速化者也又何淹速之間今夫欲大有為者不辭難而厭鈍而其視宇宙內事皆分內事也苟有濟於事雖勞不怨苟有利於民雖不便於身圖亦為之勞可任也怨可任也毀譽不恤也利鈍不恤也得失不恤也則天下無難為之事稱譏順逆之境坦然由之而無傾忌退縮之心矣蓋曰為之在我者當如



是也公之為令也不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惟求不病民而已不枉已以媚上官之悅惟求不失已而已雖有要路在前不妄援附以圖倖得竟淹滯偃蹇僅遷部署又十年而遷吾寧國其為寧國也惟民是急罔知有身惟久遠是慮不急近功惟理是順不徇毀譽可以庇民而不失經國之計以身任之默默自盡其心斯民所不知者多矣當東南倭夷不靖調兵征繕日有科徵海防江防歲有增派民知無可柰何賴公斟酌經營六邑晏如其戴公之德咸曰父母孔邇邇者親王之國百需於民供賦服役固斯民尊君親

上之誠然而林畏亦大矣賴公以身任之夙夜靖共供需惟謹行無需滯王心載懌當路樂事之有成也咸曰輯事救民惟寧國之功下民樂事之不擾也咸曰覆我載我惟方侯之德大江以南萬口一詞僻郡山邑罔知有王事也莫不舉手加額仰天稱祝曰願公萬有千歲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又曰民之父母德音不已其公之謂歟然則公之壽非一身之壽也宗社無疆之壽也萬民攸暨之壽也公曰吾事上恤民職如是餘非所知也予小子因以知公大受之器天豐之福其鍾全楚荆



衡雲之靈瑞而生者乎險阻備嘗者德慧生沉抑  
既久者定力固將來大任攸寄以身任天下安危而  
不動心定大保功屹然具瞻為我明壽耆人心方  
共屬望不俟夢卜可知盛德大業其尚無疆哉敬以  
致祝懋哉懋哉

壽安齋從兄六十叙

吾周氏世居邑前為太平故族自祖先來無厚業惟  
忠信禮義孚于里閭門單祚薄觀閱受侮不少亦惟  
以忠信自防禮義自守茹荼服敗屨勉立門戶以應  
愛惡敬侮之四來者數世無改易也家有故老則規

範典訓有嚴有翼內有嚴憚而子姓固敢縱肆外有  
顧忌而強暴罔敢侵侮不幸諸父兄皆蚤世而壽耆  
無存每思及此未嘗不深念而痛勵也吾周惟吾祖  
一脉稍自立祖四子惟三人生吾兄弟十二人今存  
者九人而已兄懋年及六旬諸兄弟皆望六少者亦  
近五于是少長咸集次第拜祝憚首稱觴進曰惟我  
有尚世以善稱惟兄恂恂著有令聞積善餘慶壽千  
萬春次惺曰我周以農克大厥家兄克勤克儉令德  
孔嘉福壽無涯次恒曰惟兄幹蠱備嘗諸苦眉壽無  
疆以篤周祜次幅曰伯氏吹埴仲氏吹篪兄弟既翕



和樂且孺介爾景福壽考維祺次竹曰飯蔬飲水聖賢樂之何有何無曳勉求之降福穰穰自天申之次僑仕唐藩假回將復任進曰同心同德千里一堂受爵不讓紵臂闔墻弟方于邁更進一觴次恪曰惟耕惟讀自求多福以詒孫子君子有穀壽千百世周門郁郁兄懽懽再拜而各觴之曰諺有之惟家將興弟賢于兄諸弟多賢貴富光榮老我無聞樂觀汝于大成雖無旨酒酌以巨觥諸子群從各以次稱觴致祝旅酬交錯又繪九老圖志吾兄弟一時樂事恪舉觴進而申言曰稱善者昭其德也重農者敦其本也

幹蠱者叙其勞也和樂者篤親親也安貧者知義命也同心者明一體也自求福者職其業也旅酬不足而又繪之圖者著愛敬也不自居美而賢諸弟者勞而不伐美不忘規也德昭則可久矣本敦則可大矣勞叙則興讓矣篤親則興仁矣義命安則知樂矣一體明則忘我矣各業其職則無作慝矣愛敬著則慶有餘矣不伐勞不忘規則庶乎稱家老矣貴富壽考壽也一時善業叙樂壽也百世宜兄宜弟令德壽豈于是盡歡飲無筭歌蟋蟀而罷歲暮燕樂而猶慕良士之無荒也兄懽曰兄弟無遠天倫惇叙始于情而



終以禮義一時之盛事也須吾弟識之是為叙

奉祝郡侯近溪羅公壽序

惟歲壬戌夏盱江羅公以司寇大夫奉

明命來守寧國惟公德明光于上下榮問鬯于四方  
一時在 廷公卿大臣暨庶官百僚咸為寧人喜曰  
戎有良翰樂哉惟我寧之士民咸相慶喜曰是盱江  
羅近溪公也吾人何幸得是良大父母樂哉惟我寧  
之屬邑今若佐若文學諸君子咸相慶喜曰是前令  
舒之大湖以學教士以禮樂化民者也吾屬欽有典  
則樂哉既蒞政雖雖肅肅式序在位勤民間俗夙夜  
罔懈凡可以舒民困裨政理者罔不悉心詳究而敏  
勗之日就縉紳鄉耆彥訪之日聯師儒士俊又咨詢  
而商確之教誨而切劘之日協恭僚屬而勸督之虛  
以受之聞一善言若決江河而沛然莫禦也謙以取  
之好人之彥若饑渴之於飲食而無厭也弘以容之  
見人之不善休休包荒若山藪蔽疾而海納垢穢也  
匪徒容之又矜而教之焉惟時民果欣欣然相告曰  
真民之父母也無相欺自罹于奇蒙哉士果欣欣然  
相告曰真吾黨之師帥也無相負自底于不類哉僚  
屬諸君子曰明于德日和于政相忘而不知其誰之



勸也。一時撫巡監司諸公咸曰：寧國有善政，吾無勞察也。學史則曰：寧國有善教，吾無勞課也。惟時太和薰蒸，洋溢穆穆，迓衡若春風，嘘而春暘煦洋洋乎。發育萬物而無間也。越明年癸亥春，則行鄉約以保合之禮，讓秩秩歌詠融融，朝令而夕孚，近悅而遠來，深山窮谷，父老耄耄，罔不扶杖棄疾而樂趨。曰：何意遲暮而遭逢此盛治也！兒童婦女罔不歌頌而樂慕。曰：今時何時而遭逢此盛事也！街談巷頌，塗詠川歌，莫知其匪康衢擊壤之人也。莫不舉手加額，仰天稱祝。曰：願公萬壽無疆，永保我子孫黎民。哉！予邑侯顧君

温慎和厚德幾第奉公教，令惟謹。一日晨詣予曰：維時仲夏二日，惟我近溪翁嶽降之辰，敬祝某義

分也。先生其為致詞乎？曰：天德難名，春工難狀，惟公德盛，罔極。吾何以為詞？雖然，侯知公之大壽哉！天惟純祐，命則國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我國。

家重熙累洽，長發其祥。我皇聖德神化，敷錫靈瑞。

天眷鴻濬，篤生賢哲。我公之生，邦家之基。我公之顯。

邦家之光，我公之壽。邦家之慶，天保佑之。吾人亦何能私祝哉！方大明良知之學，昭融高明一念萬年。

如日月昭臨于天，通乎晝夜而知靈明，貞固吾無從。



而窺其作息又何能命詞致祝也程明道先生有言  
曰言人以聖為志言學以道為志吾祝公以聖而已  
矣以道而已矣仲尼五十而知天命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仲尼默而識之學之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一天之不已也其自言曰  
知我者其天乎我公學志仲尼不怨不尤下學而上  
達則天自我希命自我立道大無疆壽亦無疆內以  
壽其親且慶高堂上以壽其君萬年無疆近以壽  
其民樂利泰和位日躋而化日廣遠以壽其名照簡  
冊傳後世而永有烈光以是祝公懋哉懋哉顧侯  
喜而颺言曰先生其知公哉吾今知公之大壽矣敢  
敬將之以祝

壽大方伯此齋魏先生七十序

嘉靖戊午季秋予赴會于涇水之西時天宇澄霽景  
物清淨良朋四集不言而洽感山川之流峙究仁智  
之樂壽時則有湯生有光至自石埭持宋侯洛書幣  
徵言于予以壽方伯魏公此齋先生進而言曰此  
齋先生年登七十是十月二日懸弧之辰也此齋先  
生陽明先生高第也我侯此齋先生高第也侯之尹  
我康也豈第親民誠賢父母其賢有所自出且愛知



丁先生有曰矣幸無辭予曰此齋先生受業陽明公則良知惘然肫肫其仁學之久矣其壽則有自得者予不敏何足以知之然願與諸君商切求益焉夫壽之得也有道乎則有言者曰壽稟於天鍾於地靈得氣質之厚者則壽予曰然予嘗溯大江而上覽豫章風氣竒勝諸方大江遠來彭蠡潞馬匡廬五老鎮焉是故江右多賢哲顯達鉅儒耆德新建魏氏尤著焉大有曰壽闢於世運盛世政化休明大樸復完時則多壽予曰然洪惟 聖皇御極久道化成湛恩汪濊

元和薰蒸格人壽耆

朝野咸熙古言壽考作人躋八

納器文錄

卷之三

十八

方於仁壽之域於今為烈又有曰壽存乎養能者引之以悠久不能者自懼短折予曰然呼吸吐納服食引兵吾儒不道也存心養性歿壽不貳多歷年所仁者之壽也即有不齊性命已全返乎天粹敷立功德昭乎不朽萬年同悠久焉若此齋翁予雖未面接光輒然知其家學有年矣聞其家彭蠡之上則得於天者厚仕 聖明之世則沐乎化者深聞陽明先生之學則所以自養者至其壽也其有涯乎雖然有一身之壽有一家之壽有天下之壽有一世之壽有萬世之壽此齋翁蚤登巍第荐躋臚仕駁歷中外位峻方



嶽其功德顯於天下固非一身一家之壽矣世修方  
嶽之職先世德澤源遠流深長發其祥一時群從昆  
弟並學于陽明先生之門良知之學兄弟自相師友  
海內罔不知有新建之魏氏焉粹而隱德濟濟趾美  
者甚盛乃弟及齋先生秉鉞分陝我南畿宏功茂烈  
方來未艾從弟水洲先生行其學于諫垣直聲偉節  
赫然于時天下仰之不啻匡廬五老而已今豹隱南  
山蔚然文明天下信之如著蔡以卜世焉此齋翁上  
繩前烈下際群從出則善政處則善教倫理正于家  
庭恩義篤于宗里為時右族藩臬諸公法其德以善

治宗族鄉閭法其德以善俗朝廷思老成人起而任  
之上下倚重大政大典禮則憲老乞言問而行事  
出其緒餘罔非膏澤將舉一世而甄陶之志仲尼從  
心不踰矩之學慕武公切磋自箴以抑戒益修厥德  
不知老之將至是壽也萬年不朽不可以世計以是  
稱祝此齋翁翁其以為迂乎以是復汝宋侯宋侯其  
以為然乎湯生曰先生之言則壽也先生之教則廣  
矣大矣一時精舍諸友聞其說者咸充然若有得益  
然若有適罔不思所以自壽焉



嘉靖庚戌春二月初吉吾師安成東郭鄒夫子行年六十是日懸弧之辰也太平及門諸生相圖稱祝咸曰夫子恒訓峻德克明被四表而格上下命曰長生德則壽矣未冠而選於鄉弱冠而首及第立朝正色直言志在啓沃共位居鄉以善道式後進駿聲赫赫海寓內名則壽矣蚤遊翰苑歷觀內外賓佐官坊祭酒咸均朝野方旦夕望秉鈞霖雨天下位則壽矣先公大夫提閩臬天子以榮養冢嗣義待薦南宮仲叔峩峩天人方交與之祿則壽矣諸生離群索居違方十年負教辱生復何以祝怡曰祿位名之壽也存乎

遇德之壽也存乎脩夫子惟懼辱生也臨淵履冰以怵天真以葆其生夫子之自壽有常道已夫峻德者吾良知本體肫肫皜皜生道之常也非同體貌有時而變自其變者而觀之則童而變如壯而蒼如耄而皤如未有久而不易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目之於黑白耳之於響寂嬰無異於壯也耄無異於嬰也良知一而常也是一也天地得之以清寧日月得之以代明四時得之以運行聖人得之以化神是皆吾良知之本體也學聖之要惟一則無欲無欲則常常則久而不變陽明王先生倡致良知之教夫子悅而



學之日致精明涉境不遷廓然無欲知識渾化然猶  
求友四方就耆宿而學焉詢莠莠而學焉滌精粗淨  
穢而融於無迹仲尼六十而耳順伯玉六十而化夫  
子日寡伯玉之過時敏仲尼之學亦惟不失吾常而  
已由是常道民皆生而不傷厚而不困安而不危逸  
而不勞夫子之壽也則能壽斯民也三辰以正庶績  
以熙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夫子之壽也則能壽勲烈  
也豈惟一世百世由之壽百世也億萬世由之壽億  
萬世也是皆德之脩也故祿位名之壽也延于無疆  
夫子之壽大矣又何祝焉仲尼不厭不知老之將至  
衛武公九十有五也而箴儆於國周王壽考而望道  
未見堯舜百餘歲猶曰耄期倦于勤而日兢兢焉而  
日業業焉吾願持壯斗之杓觴西江之水詠南薰之  
風升東廓之日以爲壽乎吾願嚴武公之儆望周王  
之道振堯舜之倦不厭仲尼之志以爲壽乎吾願同  
四時之序緝日月之熙參天兩地以爲壽乎詩曰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怡自辛卯之夏違夫子于天真出  
入夷險忽二十年惴惴惟負且辱之懼弟恪近侍几  
杖於上清歸語以精神壽者相恍然如南都不惑時  
夫子於怡有罔極之恩頌以疾羸不能樞趨門墻遭



與頴遠緣以德薄戴日懷愛望雲寄情斯亦恒情爾  
思耳目之性無嬰耄之異則赤子良知萬年一日夙  
興夜寐保其常而不失斯無忝所生斯無負夫子之  
教而後可以壽夫子諸生咸曰怡之言然願共勗以  
為夫子壽

祝趙渭山太守壽言

小子東夷之人也夙仰關西豐鎬遺風文武遐軌秦  
漢隋唐相繼而起竊願走觀憲休鑒否咸曰遠哉子  
行且止予曰不然疲驚千里維在奮志一日奮然就  
道遂至西嶽三峰屹立雄峙予欲登覽窮竒探懼咸

訥谿文錄

卷之三

二十一

曰高哉子登且止異時登者時和草委攀援鐵索踞  
踏寸徙今則溽暑朝雲夕雨鐵索悉收苔滑草葺予  
曰不然畏難而阻亦維志餒一日奮然絕頂坦履三  
峰諸險歷覽無際維聖有言仁遠乎哉有能一日用  
其力我未見力不足者若登高必自下若行遠必自  
邇不用一日之力而曰高不可登遠不可至誠自負  
已矣一日華陰趙渭山先生訪予白雲臺上授予一  
卷乃以一日子自勵自解何若是之契也先得我心  
之同然若合符璽一日不懈日有所就日日不懈日  
月維新馴至月將三月不遠自強不息死而後已亦



一日之積耳。纏說姑待明日。即是自棄明日。復姑待  
馬何日。伊始一日者。先生勵學者之意耳。若先生之  
自強無終日之間。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惜尺  
璧之分陰。愛千金之一刻。又豈以一日為多耶。衛武  
公九十有五。猶求益於國人。先生今七旬有六矣。自  
種不息。而日兢兢焉。而日業業焉。而維日不足焉。不  
知老之將至。將與武公作朋。日躋之志。亦將與武公  
媲美。先生之志大壯矣。學時敏矣。愚敢廣其說。用詔  
愛日之君子。惟決志於一日。當審幾于一念。惟精惟  
一。獨知是驗。維舜與跖。毫厘是辨。舜為之的是。為高  
遠一念粹然。同於萬年。就正有道。尚誨我之無倦。

誦路文錄

卷之二

二十三

壽侍御崔筆山先生七十序

夫異人之生。必孕陰陽之和。鍾山川之秀。其攝護也  
竒。其靈承也厚。其作用也大。其發祥也長。其光燄也  
高明。其凝結也貞固。而久遠有異人。必有異福。有異  
幅。必有異數。其生也不偶。其發見也必不凡。吾於鄉  
先生侍御崔筆山翁。恒嘆羨之。先生降誕之日。即有  
襁護之異。不使一日有懈於愛者。若有神明攝之。長  
而穎異。絕人讀書過目不忘。為諸生試。必上列為督  
學所竒。為名士造物。玉成得盡情於所親。不使有一



日之憾若有神明相之舉於鄉薦於南宮咸為鉅人所甄賞為名進士不試他職即簡為御史皆異數也立朝正色不阿出按晉閩不縱不苛雨暘風霜威克厥愛凜凜搖山嶽而動神明咸有異祥為名御史至今言之猶精采閃爍振人不詭於權貴而歸也累承恩錫禮以致仕臺臣總憲交章歲薦未已先生今年壽七十耳順目炯步履康強不減少壯時仲春十有二日懸弧之辰親友縉紳相率稱祝國子生程君桓等屬予致詞予謂先生之壽協于天應于人昌于後人人知羨之何俟予言予即言不足以揚先生之休

先生生成之異章章在人耳目其學問潛探理妙精究旨歸摛之詞藻則載道飭治敷之政事則經國澤民仕肅僚家處範鄉閭卓乎人文之宗老成之則也謂非山川降靈陰陽萃和何得異數若是直道自持與時偕晦隱然有公輔之望 朝廷思老成舊臣蒼生思起安石憲老乞言必於是乎先先生之德異人矣大畜之學早斂而未究百一俊子髦孫濟濟彬彬歌鹿鳴魁冑監羽儀天衢者方聯輝競爽以濟美厥相曹孺人淑德內則肅雝偕老命服煌煌華彩滿堂先生之福異人矣居常博涉經史默契微妙暇則徜徉



伴山水混漁樵以自適引壺觴以相娛卓犖超曠志  
豪而神逸先生之樂異人矣德盛而壽人壽也福純  
而壽天壽也樂天知命不知老之將至方以古之壽  
者好學如衛武公者自警勗有道者之自壽也天之  
攝護先生也竒先生之靈承于天也厚作用弘遠長  
發其祥光燄昭融照今而垂後則夫壽之凝結何可  
數計而年限耶先生真異人哉萬壽無疆人願攸同  
予亦樂先生之樂願齊人之願以壽先生曷足以對  
揚先生之休

壽宣城養浩吳太守先生八十序

訥齋文錄

卷之三

五

宛陵有長者吳翁養浩先生予自童時聞其聲名燁  
然以文學顯一方予就試有司先生已歌鹿鳴昭  
德音示則倣矣既而得友家子伯融氏又得友叔子  
伯南氏澤麗蘭薰于翁之父子三十年于茲厥仲子  
三俊爽敏達稱其家聲觀翁一家父子兄弟間慈愛  
知教孝弟知學諸孫彬彬肅雍敦樸尚觀古風焉今  
年翁壽躋八十同郡士友見與于翁父子者咸謂予  
宜有言致祝予曰翁誠可以老者曷言之予聞幼壯  
孝弟着艾好禮耄耄稱道而不亂者可以老出則有  
為足為民利處則有道足為子弟法者可以老行不



躋龐德不髡几而為風教病者可以老國有老成人則大典有稽大事有馮大疑有斷國以之重家有老成人則教範有則內外有憚竒衰不與家以之成鄉名老成人不可少也若吳翁者允矣老成人乎或曰翁仁厚周慎沉靜簡默色和而氣柔多才多藝而尤長於詩其於壽也有願之道乎予聞仁厚則有本周慎則中密沉靜則光韜而神藏簡默則發時而蘊實和柔則機忘而養冲游藝則才展而志紆長於歌詠則性情理而和平其於壽也固有願之道矣予則知翁素宗孟學善養浩然之氣剛大而直配義與道其仁厚周慎沉靜簡默而和柔者皆自浩然中發出才藝歌詠則浩然之流行固不問願壽之道如何而可以老者自有在也翁冲默簡穆且有器識自予有知聞之及今益純以粹真稱道不亂者仕歷兩大州所至有惠政懸車却掃恬靜自得和不徇時貞不絕俗郡邑大夫優禮而敬重之尊為大賓鄉之後進樂從而親附之古稱長者其在斯人與古稱鄉先生者其在斯人與 朝廷不遺壽耆憲老乞言宜於是乎訪若翁者誠可以老者矣是月某日翁誕辰也翁之自



壽既有道矣又何以爲祝翁聰明若壯精神益疆歌  
抑戒而不倦聲風木之受賜其年尚未艾也吾輩宗  
範長有資焉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諸君子咸曰  
請書以爲翁祝時嘉靖辛酉歲孟冬之吉

規言祝吳高溪兄五十叙

吾友某兄望族髦士駁有聲名今五十年矣是月某  
日懸弧之辰其門人某相率稱祝佻來謂予生同年  
也居同鄉也學同志也宜有言且曰吾師抱希聖之  
志懷濟世之才窮年兀兀於此學而不得以大行於  
時若有惜之焉志期於希聖志可則也才足以濟世

訥齋文錄

卷之三

二十七

才可名也亦可得而言乎孔門由求公西華諸子皆  
希聖者也治賦宰邑宗廟會同皆欲以濟世也諸子  
自立志惟在於是仲尼稱之亦在於是蓋實學也後  
之言學者或少諸子規規於事為之末雖童習之初  
皆知畧之及服官政得行其志治賦未敢以擬由也  
宰邑未敢以擬求也束帶立於朝禮樂未敢以擬赤  
也得非後之學者志意浮而實力微議論多而成功

少與所謂志者非其志才者非其才與吾友某兄家  
世簪紱業擅文獻髭鬣才華斐然冠於時輩人皆稱  
湖厓先生有子不凡也既遊邑庠氣槩英拔袞然期



於豪傑聞吾師東廓先生講聖學於廣德毅然倡約  
同志往從之歸而與門人講學於鰲峰下志於聖學  
也三十年矣仲尼五十而知天命吾友今日之於天  
命知之維何夫天命之性蓋自降生之初得之志學  
而立進于不惑要之於知天命必有間也聖人嘗謂  
顏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此非知  
天命之謂乎其所自言志則曰老安少懷朋友信之  
而已夫有志舉一世而各得其所卒老于行雖嘗游  
于魯淝齊楚之間而顏色禮際少有間焉即望之而  
去用行舍藏如雲行雨施普萬物而無心也是故不

然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非知天命之謂乎吾友  
之希聖也亦有是乎其濟世也果亦安懷信之家法  
而於順喜逆愠諛可拂否畧無與乎迎機神應物與  
無妄化光用歲與時偕行不有張之而無違焉不有  
弛之而無造焉寒裘暑葛饑食渴飲天所命也不識  
不知吾友誠有是焉則其舍而藏也坤之闔也其用  
而行也乾之闢也明翊胞與默贊化育亦何惜焉自  
是而亨也受有司之知而舉於上際風雲之會而行  
於時於由求公西華之施設無讓亦是以名矣某也  
年同而學不逮志同而力不齊忝生鄉土罪穢莫漸



行年五十知非未能敢望知天命乎諸君以是壽其師則名與學永年與德新不息則久天壽無疆其君用之安富尊榮可不失望其子弟從之孝友忠信可不失親也何患於不行以規為祝庶幾乎相長之義諸君其以是進之若曰為俎豆華則非所聞命也

吳外翰月川五十叙

聖學不明天人判然其孰知天人之為一也人者天地之心人與天地同此生也人惟有欲始與天不相似志士好學亦惟求與天為一而已故十五即志于學學之十五年而後立立則世習不能變矣又學之

十年而不惑不惑則與天無異矣又學之十年而知天命知天命即天也形天形也心天心也性天性也天與人始渾然一矣謂聖人知天命是也謂知聖人其天乎是也有志學聖人者當知尊其年尊其年則日有所就月有所將日月不敢虛也日有辰辰有刻辰刻不敢虛也古人之惜寸陰惜分陰惜陰之學志士之所以希聖也希聖所以希天也天行健一息不息也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也天之喜陽之和也天之怒風霆之迅也天何心焉吾之喜怒能如天之無心焉則情天情也性天性也形即天形也是故年之



增學之進也年之增而學無進焉志士之所懼也故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惜陰者惴惴然如奉至寶集于木而惟恐墜也如臨于谷而惟恐墮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履薄冰而惟恐陷也惟欲踐其形而無虧也盡其心而無汨也知其性而無戕也惟欲與天之子我者無損也然則人之生天壤間憂懼終身而已乎亦何樂乎其生也非然也君子有終身之憂固求其與天為一也與天一則仰無愧而俯無忤也行不愧影寢不愧衾也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也簞食

瓢飲不改其樂也故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以忘憂若夫恣情縱欲從耳目之好沒溺於聲色沉酣於麩藥乞哀於名利憂患於得失是所以戕其生也惡之謂之樂乎彼幼不遜弟長無述焉聖人則惡其老而斥之此惜陰之學求無忝所生見天人之一也吳先生北方之豪傑也教于南方方篤志好學不耻下問行年五十知昨非而求今是誠不懈庶乎有聞焉某月某日懸弧之辰也諸庠彥徵言以壽余特詳惜陰之說以贊其成惜陰之說吳先生則既志之矣自號月川月之弦望與川之流也皆不息也不息則



久壽莫大焉自是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而抑  
戒自警皆必法之以自稽壽于德矣是之謂大壽

壽涇川王濟夫祖母陳孺人百歲序

嘉靖戊午秋九月予赴水西之會舟過安吾渡樂川  
水之淵澄縈迴其有賢者福人隱其間乎聞吾友王  
子濟夫家於是訪之登堂禮見畢則見厥尊翁簡菴  
君坦夷靜樸有幽人貞吉氣象視其貌若五旬者不  
知其已踰古稀也異之起視壁間文字乃緒山錢先  
生壽濟夫祖母陳孺人九十三歲之文時又踰二年  
矣又異之請見陳孺人則頎然碩人肅雖儼然誠發

育多祥之大母也拜之因祝上壽不止百歲濟夫因  
言百歲須吾子之文以壽予即諾之陳孺人後降數  
武禮謝乃入步履安詳威儀振迅此殆天貺德門釐  
以女士然與既而自治茶遣人致之示敬也今又三  
年矣問之康寧益壯出入不用杖其諸子姪咸曰人  
生百歲罕事也以十二月為一歲則以閏計之九十  
餘年亦百歲數也是可以百歲慶矣從子維慶走命  
予曰善和伯母陳孺人承吾子往歲諾百歲壽文今  
其期也乃稱禮幣以請予曰誠愧不稱何敢辭夫壽  
年修短皆稟定于天非人所能與而遭遇之奇則有



不齊者有德不永年者其壽也專于德有德邵年而多歷艱辛者其壽也長于苦有年高而德不稱者其壽也久于辱若年為難壽而德為貞懋子孫多賢家給豐裕此則多福兼萃純嘏綏和世不常有異數也乃王母陳孺人其為令女賢婦已有懿美著聞里閭濟夫稱母德柔和敦龐厚順溫淑視庶子如已出愛諸孫無間然有食必均有急必周有勞必節仁也事必持大體不徇私見內外之宗休戚同之弘也每晨夙興必先諸子婦紡績中饋必親必精勤也訓子婦諸孫以正慈不廢義肅也其於坤道也庶幾仁則資

生弘則咸亨勤則牝馬之行地肅則安貞之吉其有是奇壽也其坤之無疆乎見諸子有義問即欣然有喜色聞族人有不可意者即蹙然不安嫡孫濟夫從東廓龍溪緒山諸先生遊則喜曰能親賢人即賢也雖離膝下遠行不汝慮昔孟母三遷斷機教子子卒為大賢尹母願子以善養不貴祿養子卒為名儒到今數千百年為母訓垂則照耀人耳目不朽真無疆之壽年歲不能限也恒言古今人不相及陳孺人之壽德幾于二母而子孫多賢曾玄述膝五世在前家

室安和伏臘不匱年歷百歲尚爾康強無恙不知二



母自子賢之外孫曾玄有若今之盛乎家之俯仰無慮有若今之裕乎其所享之年亦若高矣未聞其滿百也若是則王母陳孺人其稟受也厚其取物也弘其發育也茂其沅澤也長其輝光也大所履視古人為純矣濟夫方孳孳為聖賢之學尅苦勵志潛心粹行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克其志不懈當必如軻如焯以接道學之脉則壽陳孺人萬有千歲無疑也孺人之壽其坤之無疆乎是月也天氣肅清萬寶告成涼風滿庭黃花荐馨子婦羅列曾玄斑綵拜舞獻爵秩秩堂階初祝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天香獻壽百歲

訥谿文錄

卷之三

三十三

方斫孺人樂訢再祝曰有子有孫曾玄翩翩旨酒再進以樂壽萱孺人維坤三祝曰金風灑灑天呈萬寶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福祿康保三爵序進壽母受祉嘉慶滿堂天人協和生人之至樂無踰是矣古稱西方有王母老于瑤池之上安知今之王母不在于東方之涇川也耶予謂茲川之上嘗有賢者福人隱其間其然乎維慶再拜颺言曰自茲以往可歲歲祝矣

壽仰松先生六十序

士君子之生也大之財成輔相天地之道以左右民次之立教作則表正四國又次之亦正於一國一鄉



以善其俗顧其德與遇如何爾然非歲積月累則人情不洽而功化無成故曰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是故君子之壽也將以壽天下壽斯民也夫欲壽天下壽斯民也而非身享壽考則何以及之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古之人可謂善祝矣吾黨仰松先生早從甘泉湛公游學古之道者也出而欲正四國發科京闈筮仕巖邑民嚮俗黠道不行謝事而歸則以古之道約鄉之人為嘉會月以為常一鄉之人颯颯向于學四方聞者莫不風動而興起先生固一方之表也壽考維祺永錫難老非吾

黨之至願乎是月九日先生懸弧之辰於是年六十矣士大夫咸稱觴致祝壽富康寧道德文章揚勵譽矣燦然照耀逖矣先生季子予婿也予子姪皆先生從子婿也姻媿比密辱教甚篤予何祝請祝以君子之壽古之人之愛人也口胡不萬年夫正國人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無窮其壽也攸久無疆胡可以年數計耶正國人者非從國人求之而必本諸身故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不忒者非徒脩飾其儀也而實根於心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心結而不散誠之疑也儀一而不忒誠之形也國人法而正誠之動



夫人也壽考萬年誠之動夫天也淑人君子誠凝於心而形於儀人皆則而倣之而永其天年其壽也非徒多歷年所所以久於其道而化人也仲尼六十而耳順伯玉六十而化由是而耄耋期頤日純其德不知老之將至衛武公九十有五而猶作詩以自警且求益於國人曰無以我老耄而舍我聖賢老而益壯亦惟誠而已矣先生篤實內固敬慎威儀人皆敬而信之而猶求友于四方切磋琢磨亦如武公之不懈誠之不息也不息則久久則動而化吾黨仰止則倣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嘉會有常而頌詠無替矣正

訥齋文錄

卷之三

三十五

一鄉則壽一鄉正四國則壽四國君子之壽大矣哉不然則彭聃松喬如莊椿秦松久老於天壤間亦何貴焉譚氏望仙著姓也先生傑出講明聖學昆弟子姓富而好禮多賢者其壽一家也有道矣其正鄉人也不有本乎是道也可以正天下可以正萬世胡不萬年豈虛祝已乎先生其善受之

望雲祝母舅劉公太歌辭

嘉靖壬寅余官東省時一日余母太孺人謂怡曰吾念汝父不及偕老吾劉宗兄五人今惟二人存汝五舅年踰六袞矣吾安能久鬱鬱于遠吾亦欲南歸時



溫問之余不覺獻欷泣下因思伐木詩云於粲江上  
陳饋八簋既有肥羜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古人篤恩義如彼余心更切且人之壽年命於天而  
不可必六十則花甲一週數則長矣 朝廷微力役  
于丁夫六十乃免所以安老也於是始杖於鄉教則  
行矣天以數延之 朝廷以教逸之為子弟者慶年  
所之喬躋嘆精神之壯謝喜懼交生孝養彌切其何  
以為情余母切手足之愛余亦懷本源之始顧官守  
所廢事不如志癸卯之春命弟竹送太孺人南歸於  
是南向再拜望雲敬祝綴為歌辭遺弟竹恪獻以侑  
觴焉辭曰

訥齋文錄

卷之三

五十一

白雲英英黃山朝暉折旋迤邐維峴之村炎劉苗裔  
母氏德門

白雲氤氳黃山之陰舅氏五人實勞我心往者不可  
及存者猶可尋

維彼碩人秉心篤誠友于兄弟保惠後生洽比鄰婣  
終和且平

維彼碩人淳龐頹樸勤豐于穀華潤于屋和親於族  
自求多福

何以祝之厚德維常又何祝之百福維康飲此難老



壽考不忘

壽宗兄質菴翁八棗序

予讀仲尼從先進之書因求先進之風觀函俗及鳧鷺行蒿諸篇先王養老親親之厚藹然可見焉今之俗鄉黨宗族於父老之壽者必稱觴致祝祝必於其有德猶有先王尚齒尚德之遺意藹然可觀焉謂古之風不可行於今今之俗不可復乎古可乎然古之養老親親質也制必使之衣帛食肉養於國學天子親饋漿而醕爵憲老乞言示有尊也八十則杖於朝凡所以安之者無不至憲老而不乞言示不敢勞也

訥谿文錄

卷之三

三十七

以孝弟教天下是故上下能相親而民德歸厚矣俗亦化於其質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後之養老親親文也衣帛食肉視其家而不可齊也饋漿醕爵不可復見矣猶有鄉飲之禮焉杖於朝與憲老而不乞言不可復見矣猶或有存問之典焉是故民之賢者或能則儆貧不及者與富而不賢者不能焉文之弊也久矣俗亦以文相尚傳曰犧樽青黃為木之灾吾宗有質庵翁者忠信樸實慈祥豈第得之天下者厚也謙已敬人輕財重義修之已者篤也與之處不言而飲人以和在宗族愛之敬之莫之忍欺焉在鄉黨



愛之敬之莫之忍犯焉課五子以耕讀長軌業儒為弟子真遣之從當世有道先生游學已有聲不幸畢世四女適右族皆以閨內訓修婦道著聞翁則澹然自樂世習不入於心平生無愆德過言視世之機智變詐迥不相類也其在先王之世豈不在所憲而乞言者乎厭世之靡文太敞以質菴自號亦從先進之意也前邑侯閩中劉雲鶴公與人慎許可敦請鄉飲賓席益殊典也郡侯羅近溪公盛行鄉約吾宗向化為最駸駸復古風焉其諸從子曰轍曰軾曰子綱彬彬文學曰金等皆篤行尚禮為一時名門得非翁之

質實有以倡之乎翁今年壽八十躩鑠康寧耳目聰明如壯者行不用杖燕享會樂尚能終夕不倦得非翁之質實有以養之乎心無外慕精神內固壽之基也其遐壽無疆可徵矣是月某日為誕期諸從子相率徵言以祝謂翁雖質也無文不遠以宗行翁與某為昆弟翁先配崔孺人與予母為姑姊妹予辱翁愛多知翁為悉宜有言予亦竊喜從先進者謹叙翁之質以風吾宗人能皆化於翁之質其為壽遠且大矣翁名永義少遊邑庠以親老告侍養是為質菴



世之言壽者多端而知壽之道者鮮壽年歲者壽定於稟賦人莫能脩短之君子安焉壽導引者壽謂人可脩短之而無益於壽君子不尚焉君子之壽有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立德尚矣立功立言皆有所憑藉而非其本也立德惟何德也者天之所以與人得之以為德也失之者多而知德者鮮矣是故君子有學焉學也者所以立此德也是德也以為子則孝以為父則慈以為臣則忠以為兄弟則友以為朋友則信以為家則齊以為鄉則睦以為政則上有裨於國下有庇於民孝者子之壽也慈者父之壽也忠

者臣之壽也友者兄弟之壽也信者朋友之壽也立德者天之紀也地之維也人之極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此之謂也仲尼十五而志于學學之不厭至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猶曰不知老之將至此聖之所以聖也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猶曰欲寡過而未能武公九十有五猶作抑戒以自警此賢之所以賢也是皆為法於當時光昭于後世至于今乃不朽壽莫大焉吾兄洛泉先生早承父師之教究心性命之學謙恭慎飭勤



不失身於非禮取善四方不自滿足學之于東廓鄒先生學之于龍溪王先生學之于緒山錢先生學之于水西以友一方之士學之于懷玉以友四方之士學之于甯監以友天下之士克其志直欲寡過以立天德子臣弟友之道脩于身及于鄉鄰以及于四方秩秩如也名為邦家之基而宜萬壽者也兄生兩見癸亥於是六十有一年矣其耳順而化也吾不敢知然好學之志老而不倦怡與兄幼同業長同日為弟子員受兄之益為多諸昆弟於其懸弧之日咸稱觴祝兄謂怡宜有言怡知兄之志學在于立德所以自

壽者甚大又何祝焉亦惟祝之以希賢希聖事業故以蘧伯玉衛武公仲尼之學告焉諸昆弟咸欣欣然曰是請善祝矣遂書之以獻於是合歌行葦之詩願兄弟之莫遠酌大斗以祈年以引以翼壽考維祺勸酬交錯不覺既醉時維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也維昆弟齒序則兄懋為長若惺若恒若朴若鄉進士恪皆其弟也若庠生可成若可材可美皆其子也若可齊若庠生可法可器可期皆其猶子也若齡則兄之季弟任唐藩典寶正遠寄祝焉諸子姪若孫不



訥谿先生文錄卷之四

記

水西精舍記

水西精舍成吾師東廓鄒先生記之備矣郡守初泉劉公嘉義民鄭君韜之首應令也義可以風檄下邑侯東園丘公別立碣以垂不朽云鄭韜倡義助道於風化殊非小補監生鄭燦有志繼述表章先德有是父是子之稱徵吾道作人之效褒詞溢美以示勸也丘公具書屬燦來徵予言謂予備數在會辱知於公素義鄭君也不可辭嘗謂古今學術之辨義利而已

訥谿文錄

卷之四

一

純心爲公者義也假之以術以力者非義也義人心也本廣大也本高明也致之極之以精義也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水西之會期人人明是而已是會也肇謀者諸先生也倡公者諸侍御公也成功者劉公也職其事者丘公也巍乎其堂煥乎其文章軒乎其門垣者鄭君之義也夫人銖積寸累以填其家乃捐數百金爲賢者館無恡惜何其偉也爲義者心之正也勸義者亦心之正也爲人上者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若使威之以力而或籠之以術未有能服人者劉公不動聲色而鄭君趨事恐後誠如文王之靈臺而庶



民于來可謂上好仁而下好義也劉公均田興學有  
功士民也寔多於此精舍尤見其鼓舞之盡義也感  
之以誠民之從善也易顯之以名民之感德也深昔  
也荒蕪今也堂宇昔也草莽今也丹堊會於是嘉聚  
於是樂人心於是正風俗於是美予固嘉鄭君之義  
而劉公之功益昭也昭劉公之功而諸先生之教益  
大也諸先生之教無非欲正人心美風俗而已凡我  
同志出入是門也義利其辨矣乎升是堂也廣大其  
致矣乎高明其極矣乎居是室也其精義矣乎其入  
神矣乎仕也皆行其義居也皆求其志庶幾無負諸  
先生之教而諸公之鼓舞作興之盛心亦不孤矣是  
用紀之以勸來者且以要我同志諸先生諸侍御公  
名號及精舍所有若樓若廊若田皆義之昭昭者已  
有紀不贅書

廣德復初書院記

聖學自三代盛王後不復明于上其明于下者歷代  
未泯入 國朝來 太祖肇鼎即興學于天下直

接文王之純其興于下者則江西有吳康齋聘君晉  
有薛文清公嶺南有陳白沙先生嗣後越有陽明先  
生聖學自濂洛復興延至我陽明先生發明良知之



說四方颯颯皆知興起南畿我 聖祖首善地而此  
學之講則自廣德始廣德之講學則自我師東廓鄒  
先生謫判始先生陽明先生高第也興學育才毀邪  
崇正肇建復初書院以造士示人皆知有初之當復  
也一時雷聲風動人士彬彬向盛焉先生高第若施  
君子修濮君致昭尤其翹傑旣而出仕四方歷三紀  
餘教弛講廢院荒士散此學漸消沮灰漸矣嘉靖甲  
子督學楚侗耿公丕新斯學我寧國郡守近溪羅公  
盛興于宣廣德若施君濮君暨諸生張槐王世昭李  
天植輩淳淳不容已謂復初舊業可久湮乎遂相與

訥銘文錄

卷之四

五

振之士心民俗淳淳咸如鄒先生之初焉請之耿公  
公自函書命諸生要予蒞視之怡何知惟吾師肇講  
之地不可不一視也是則士心民俗淳淳咸如鄒先  
生之初焉聚旬有五日學士鄉先生之老者壯者淳  
淳無倦容州大夫育亭李公率僚屬諸縉紳諸文學  
日臨誨之益勤李公以給舍謫遷廣德其敦化振德  
又如我師鄒先生之初焉別也諸君子謂予宜有言  
以章今日之初某何知惟興吾師復初之教不可不  
一言也人得天地之心以有生孰不具此初也是即  
赤子之心是即良知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大人者亦



不失此赤子之初心焉耳人少則慕父母長則敬兄不由學慮是謂良知人皆易知是故陽明先生指出以曉學者東廓先生謂此良知即人之初也非外啓之自其初焉耳今諸君子上下協心而復之亦機會之一初也從此各識吾之故物既復之不可以再失也純一肫肫不二其心而敦復之復之之孰則爲休復是初也人各有之吾自特立不易不顧流俗則爲中行獨復復之之審則爲不遠之復若復之不力而志尚不易不免於頻復矣若無此志以復徒舉虛文習綺語依期而來隨緣而會曰吾復初會中人也是

訥谿文錄

卷之四

四

謂巧言令色迷不知復者也則自暴自棄安于下達凶不與詘是不可不知懼惕而早圖也諸君幸及時請正于郡大夫于諸文學先生于諸先達鄉先生而早圖復也廣德固南畿首善地幸早復之爲諸郡邑向學者勸庶不負吾師鄒先生之初心可以復督學先生之命丙寅春正月二日書

遊黃山湯泉記

黃山太平之最勝也丹砂峯下有溫泉泉出石骨清瑩可愛他泉之溫者類有硫黃氣下或有污泥此獨以石砂爲底畧無硫氣泉池之旁卽澗水長流不竭



有浴者無停汚馬泉池之上爲石巖立如屏巖之上  
石峯峻拔澗中巨石磊砢錯落一石平正如臺在澗  
旁上可坐三十餘人好事者刻鈞石字于上澗之南  
爲祥符寺余嘉靖乙未仲冬浴溫泉乃登齊雲巖嗣  
後遊南雍登第南宮仕冀北狂妄自效以言獲罪下  
錦衣北獄者再荷蒙 天恩再釋生還自分此生不  
可復入此山矣庚戌暮春旣釋先太孺人服憂病羸  
瘠去死不遠感 天恩不可虛負嘆人生難得常幸  
時雖捐哀未忍啜蔬食服寢特仍齋宿謁山靈於是  
策蹇至和雲巖下步登山嶺午到巖前爲僧庵後爲

訥谿文錄

卷之四

五

老氏宮盡廢圮寮落僧道俱出求食止二童子司香  
火淳樸無機僞益信人性之善詩以識喜書未畢仰  
松先生偕其弟東籬至少頃子範克成至上下眺望  
俯瞰諸山有水遶其下各踞坐奇石有瀟然出世之  
趣夕陽斂陰煙霧如帶反僧舍而息馬則老僧偕二  
老叟携酒相勞歡語甚得遂記之

遊荆溪南岳記

嘉靖丙寅秋九月吾師龍溪先生來會于水西東還  
予送之遂有荆溪之行爲二三諸友所留某某則又  
相約入南岳荆溪多佳山水南岳荆溪之最近而勝



者始則從舟至不可進則捨舟從陸步入二三里許  
林木茂密有竹猗猗然若淇澳之陸遍處皆是也有  
茶鬱鬱然正花時玉色而黃中香遠襲人所謂陽羨  
茶者茲地也有澗津津然縈紆曲折流遠而無聲蓋  
其地曼衍而泉流不激也有契予訥谿之義岡而不  
峻而平以高陵不崇而隆以起行者步履不甚登陟  
而身漸升目所視漸遠而廣回視湖汎豁然脉絡可  
條而數也其湖汎之山與田高者平者居室之列者  
麗者城郭之蟠聚而富庶者煙雲之靄者絢者遠樹  
之綠者赤者與煙雲水波相映如畫漸入穿竹樹中

間見居室參錯項背相對不甚密比亦有百餘家吳  
子曰此有萬公履菴別業盍往觀諸至則有屋甚隘  
而卑前有古樹數株澗一曲竹翁翦然坐之可樂飢  
忘年也入門無堂其房室亦就圯有小樓方不盈丈  
開前後窗清靜幽窅不覺身心俱融主人之恬靜寡  
欲儼然可想也顧方在顯仕其憂世之深乎坐久而  
出不能釋或三五日則又一往焉或數日則又携衾  
登樓設榻而宿焉過此半里許有表石樹于園問之  
曰此徐烈婦王氏墓也履菴先生有文刻于石讀之  
肅然起敬慘然興嗟何婦志能烈如是耶士能無興



矣乎墓左有三官堂一徑幽然深入堂依山漸入而高可眺望遠覽有僧覺舟者不厭客每至設茶供意甚勤進而里許則爲南岳寺寺門有泉瑩然玉色傳有禪師高行者卓錫而泉出異其潔也竹樹清小陰入徑而心靜矣時日晡遂憇息二僧寶雲淡然俱淡雅可與頽垣敗壁風味蕭然非冥心自適者何能安此先日未至寺半里許有小徑旁入有小石橋二路子指而言曰此中有可人居焉次日訪之遇主人方收拾入城遂假虛舍居焉主人者梁君君山也二三友因遂藏修于是息于是游于是暇則散步皆適浴

澗坐橋撫松玩花尋顏氏之樂究點也之志樂在其中矣寒日可曝風木之聲可與喜怒月穿密蔭而透簷楹可弄朝暮之景陰晴以變可以觀化學在其中矣觀山之勢也若波動而起伏活潑潑焉靜則閨寂無誼若太古忘言者日相酬酢也其高也夷曠而可眺高明無所蔽也其富也百卉並育而不礙雲物時出而不墮禽鳥時奏以好音野花各貢以花色居者樵者僧者時往來之各得道無不在也居民愿樸無機智狎而與之語情好藹然若入桃源而逢秦人不自知今爲何時世也興至或命酌或從諸君上下山



原登陽羨嶺縱覽曠廓震澤中東西洞庭馬跡諸山  
皆遠近呈露一奇觀也平行一二里有善行洞洞有  
泉清冽不竭居洞者以食飲泉之右有洞燥爽其日  
頗有風入洞溫然洞之外有小屋數間有僧憇焉鷓  
鷦一枝其欲易厭者乎諸君携酒菓小酌乃出回至  
嶺頭則有二友來訪適同至萬君子寅路君弟伯封  
也少憇乃歸萬君邀至履菴公別業敘酌履菴公從  
弟思行至出乃翁為菴公帖以見又出履菴公簡與  
書及米與酒以餽知公政暇固未嘗不心在山林也  
吾輩饗食飲服教誨其思有以處乎予與叔行伯際  
湯子用修用道適意寓晝各習故業暇則出眺溪橋  
或商論疑義昧爽而則慕丕顯之道坐以待旦上下  
古今以規志期于存誠消妄默以成之咸彬彬可觀  
焉聞風而來者若某某皆次第絡繹各有德意相長  
不作時俗寒溫態或授緇衣之粲或有信宿之留歲  
寒山中朋來三益誠至樂也

### 巨磚記

獄有巨磚二予集其類之紉者累於下以二巨者鎮  
之于上而為臺焉朝夕必對起居與親憑於斯書讀  
於斯飲食於斯予之資夫磚也多矣久而有感焉磚



其君子矣乎其爲物也博大而厚重爲制也平直而方正爲質也古樸而靜定爲德也順而爲度也虛其始不知其自來也其壽不知其世也前夫吾也或抗之或坐之或棋局之或踐履之其污穢而小用之者不可以殫記磚之用其不器也夫貴之而不榮也賤之而不辱也親之而不喜也穢之而不怒也臨難而不辟也見可欲而不暱也受潤而不溢也多能而不伐也磚之德其難名也夫遠其德而不易乎世藏其用而不成乎名邈世無知不見是而無悶磚其君子矣乎予學之而莫能<sub>也</sub>及贊之而莫能盡也感之而莫能已也遂爲之記用以告夫來者

懷玉山記

三清山尤高於懷玉數倍山俱石有道士焚脩從東望懷玉山甚近而橫聳於西然懷玉從西望三清尤近而拔出於懷玉之上俯視其下烟雲繚繞杳莫見其底止諸峰僅見其尖今懷玉僧皆遣去獨存寺之殿宇後院左右僧寮左右亦鮮居人此山寺僧相傳素食不葷酒春夏時稍陰雨則雲霧滿室非重裘近火亦不可處天晴暖稍有可觀大抵險僻非生儒父耄之地然三清懷玉相去有四十里多蛇蟲有嵐瘴



居者多鬱熱無菜茹亦無市買無醫藥或塩米缺必下山取之非四日往來不可得余徃宿兩夕闕然成聚遂明發逸去不復告別時嘉靖己未四月十三四五日早歸感濕作病者三日覽詳所云則懷玉雖奇不及三清蕙居懷王者亦茹淡逃世之流遣去者未必協人情會文者不足為勝地虛承時誤張大禍端居然見矣

### 歙邑新城記

嘉靖丙辰冬史侯新築歙城成督撫中丞明崖張公持節鉞巡至徽合郡大夫泗橋陶侯衛官暨百執事

訥谿文錄

卷之四

十

咸集于城上臨觀焉公喜而嘆曰因山而崇壘石而堅危危屹屹金城鐵壁壯哉民歌而安吏琴而治奸宄以懾永消不虞休哉鉅工厚費方暮底績不匱不罷民無謗讟賢哉是不可以無紀乃序勞頒賞旌賢經武仍命官伐石紀成事焉史侯具書幣走介告予以張公之意曰先生公之所知也且嘗蒞歙見其事矣得一言以復于公庶無忘上下之勤乎予不敏久未有以復侯復申前請因強勉應命夫今之仕郡縣者多不及三年而遷賢者亦飭簿書謹候謁候月日以遷秩而已若夫政之利弊事之善敗民之欲惡皆



非所急也或有舉者莫不迂之諱之甚至撓敗之不與其成焉噫弊也久矣任事者可多得哉往見劉侯初泉守寧國首丈民田而均其稅為民百年功利勢家巨姓莫不媮孽欲壞其法上或不審聽者鮮不迂之諱之而撓敗之予因嘆任事之難也乃今見史侯也令之職下於守城之費鉅於丈田其功可萬世而止于在城之民宜乎民心之難一也侯斷然行之而民信焉民雖見知其難而不能已焉請諸當道允焉詢諸鄉士夫協焉民咸自量力厚薄樂輸貲分工焉雖嫠婦亦曉大義捐重金首倡焉是聞不恤其締而憂國者之遺風乎凡此皆侯之誠以動之也侯之蒞歙也周詢民瘼勤恤政弊節縮常費而民翕然歸心焉誠之發也誠則動可以得民可以獲上有所不為為則無不信矣城始于殘倭流迥警于方村歙民無以固也侯奮而城之今安得十史侯布之要地朝廷可安枕無憂也 國家承平治盛百九十年民惰武弛政隳法玩賊民窺伺而生雄心四方多虞事脩謗興功成怨集亦恒有之茲歙城自始事至于迄功上下孚和固侯之誠有以孚之張公陶侯之主張區畫歙民之子來輦輪皆一時之良也予嘗讀武侯澹



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之言而愛之人惟知從事於此而後可以有為也吾聞史侯嘗從事於澹泊寧靜之學食不甘味夜不甘寢其明志已久其致遠宜矣萬里之行歛其發軔他日任天下之重敦裕明作定大保功端為侯望之

儀真石橋記

真州新作義砭成志喜也夫義砭何謂也凡地方橋梁道路以時修造便民也王政之端焉周制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在上無心干百姓之譽在下者相忘善政於何有何喜之有及王

迹熄而吏治廢橋梁道路於公家若無關焉雖以通達政事如子產聽鄭國之政猶以乘輿濟人於溱洧示惠也非王政也孟子直闢之曰惠而不知為政况其下者乎自夫上無善政而後民間有義舉矣真州南北之喉咽水陸孔道其曰渡舡口者為尤要江濤山泉雨集漲湧公私咸病焉好事者苦渡之難而構以木橋木善圯而涉益病思齋王君以夔州別駕歸憫病涉之衆成父叔之志謂木不如石之堅乂也遂捐資買石簡徒選工身自董之制為砥者三長壹百參拾尺濶壹拾參尺東西登者級各五面則平如砥



馬翼以欄楯煥然一新往來徒輿坦履自若何喜如  
之學士大夫往觀之皆曰義哉王君遂命之曰義砥  
昭德也予赴南雍之命具疏乞休寓真州俟 命適  
橋工告成予嘉王君之篤義因其請記欣然許諾夫  
王君之義發于孝也懼先人之志泯也王君之孝本  
于仁也不忍斯民之病涉也夫仁者與萬物同體視  
天下之溺者由已溺之濟人之急若自濟也惟其仁  
故孝心油然而成先人之志於不朽也惟其孝故義  
心勃然雖捐數百金而不恤也彼其銖施寸給自以  
為惠者視王君何如哉王君之孝吾嘗觀其表章母  
孺人之貞節聞于朝而旌之顯親之心根於天性其  
餘成仁舉義固其緒餘也履斯橋者其興仁興義亦  
自有不容已者矣遂為記并以示勸焉

樂素窩記

道無質素為之質道不可見見素者見道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是故君子素其位而行夫太素無文天  
地之始生民之初貞潔純樸素而已矣聖人因其自  
然之理井井秩秩燦然有章而命之曰文天之則也  
素之節也用天之道品列紀常因人之宜財成等殺  
惟履素而往循而無違可與語道矣易履之初九素



履往無咎履之初陽剛自守太樸未散純乎其天獨  
行志願是謂素履素履之往不失其本然之則斯無  
咎也人之遇有貧賤富貴夷狄患難之異位也而吾  
之行乎貧賤富貴夷狄患難不變其素則吾之本然  
者有常而位之順適者各當貧賤不濫富貴不淫夷  
狄不陋患難不詘是謂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  
也文在其中矣古人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被衽衣  
若固有之東山之赤舄凡凡九夷何陋簞瓢不改見  
素不見位也後世緣飭以自文隨位而善變見素者  
罕矣徽祁光翁寵質直得於天者厚學於師友者有

本以能敦朴不失孝友有聞篤願信于上下治其孫  
子以善道庶乎知履素矣乎自號曰樂素因名其軒  
曰樂素窩可謂知樂者矣翁其幾於道乎予故發太  
素之旨及聖哲見素之義為翁告翁所與遊者邑之  
彥王司諫竹坡君栢源洪君範山汪君諸先生諸孫  
所與遊吾師安成鄒東廓先生吾友謝君惟近文采  
煥發將使人稱光氏為君子之光觀其游可以知翁  
之素矣翁年八十素履坦坦遐福無彊諸孫伯望伯  
起皆邑庠俊彥光氏之起將於諸孫望焉吾何以知  
之知於吾友謝君惟近之稱遂述其說為樂素窩記



龍崗叙別漫記

石瀾陳子賦瓊瑰之資兼蕭雖之德蚤樹竒聲晉班  
清署以直已忤當道出謫淮海已亥秋改倅順德適  
周子筮仕之明年也觀其意氣和暢識量雋弘事上  
恭而有禮馭下寬而栗處僚友謙而不戾謫於陳子  
有助焉庚子春陟廣平貳守蓋當道之嘯歌時也濱  
行過周子叙別曰行將別子子何以教我周子瞿然  
起曰子別我乎哉吾未之與子別也子別我乎哉曰  
與子同官于邢也幾及暮聚也今余出邢而官廣平  
子官邢別也然則茲行非別乎哉曰官順德則官官

訥谿文錄

卷之四

十五

廣平則官茲官也非別也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此  
吾與子之同也此念不忘則無聚無散無遠無邇同  
者如故無別也何也崇卑秩也今昔時也遠邇地也  
是皆有新故也維心則不變秩不能崇卑之也時不  
能今昔之也地不能遠邇之也恒久而有常貞一而  
無二也烏有新故之別哉曰無新故者心也有聚散  
者迹也吾之官邢也有事則與子謀之有疑則與子  
商之有休戚則與子憂喜之有酒食則與子宴飲之  
今雖有是心室自遠而不可復得也是亦不可以謂  
別乎曰此暱於自他留於聚散自以為別爾今夫風



絮水萍倏聚倏散是奚可暱而留也逆旅主人顧其  
言笑亦矜慙綢繆而不已也出門轉盼亦風之於  
絮水之於萍爾初無合也而何有於別子之官廣平  
也猶官順德則吾知于目之於黑白猶夫今也耳之  
於息響猶夫今也鼻之於香臭猶夫今也口之於甘  
苦猶夫今也心之於是非寧有別於今乎無別則由  
是而一歲九遷十年不凋秩之崇卑愈懸也此心無  
別也由是而千里白頭十年青眼時之今昔愈隔也  
此心無別也由是而渭北春樹江東暮雲地之遠邇  
愈阻也此心無別也故嘗有言曰堯羨舜墻百世同

訥谿文錄

卷之四

十六

堂孔談跖語對面千里何也芝蘭之臭同水火之性  
異也是可以語別矣陳子振衣起而歌隰桑之四曰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周子歌白  
駒之四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諸客出祖百壺盈盈對酌郵  
亭盡醉而行

### 南山別言記

永豐陳大行西塘子以 王事道出衡陽聞予輩四  
三人山居亟畢事遣僕從先歸乃携二僮單車訪予  
于山中留浹月相得甚洽時小至天氣清和風日温



嶼相與步紫雲峯俯視南荒一覽無礙則有松濤洒  
洒如聞廣樂遠遞縹緲中塵慮盡消恍然在雲霄上  
也既而遊小簾宿崇寧登香爐兜率歷探南山之勝  
良朋萃止積義日新雪月相對夜不能寐於是各呈  
心得然否莫逆感一陽初動朋來無咎因與窮不遠  
之復見天地之心焉夫曰復則全體在我曰不遠則  
知常不息天地之心不於是見乎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生之謂仁天地之心無時不生然必於復而見之  
此學之不可以已也學也克已復禮歸天下於仁者  
也爲仁由己其不遠之復乎古之善學者莫如顏子

有不善未常不知知常不息也知之未常復行不貳  
過無祇悔也蓋聞夫子克已復禮之訓而請事竭才  
之所得也故夫子稱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又  
稱其好學不惰皆喜其不遠之復也此師泉平川三  
峯諸君子所日與切磋丁寧者西塘子自得深矣復  
何言雖然復之稍遠則頰矣頰則學之少息也息不  
息之間而頰與不遠分焉可不畏乎誠學顏子之學  
自終食之間以至造次顛沛必於是自三月不違克  
一陽以至純陽則天德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將在  
於我矣今之復固純陽之體也西塘子之行也天下



國家之責其在身矣以身任天下國家之責而必欲  
天下歸吾仁是謂體仁足以長人斯真見天地之心  
矣不遠之復庶其免於頽乎西塘忠信粹美之資仁  
厚有餘其於體仁之說當不以為逆于其行謹誦頽  
氏之學効輔仁之誼立朝匪懈其尚無忘山中之意  
乎

訥谿文錄

卷之四

十八

訥谿先生文錄之四終



訥谿先生文錄卷之五

說

禮說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中也中節也和也天下之達道也中也者豈安排處置之謂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無偏無倚無過無不及天然自有者也有言命者言乎其賦子也有言性者言乎其生受也有言道者言乎其共由也有言仁者言乎其生活也有言心者言乎其存主也皆理也而心也充人之虛靈明覺無智愚賢不肖而共以爲易知者也禮也者盡其心之謂

訥谿文錄

卷之五

也盡其心斯無適而非禮聖人盛德之至所以動容周旋而中禮也學者未能如聖人所以必克己而復禮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由是而熟焉則亦可以動容周旋而中禮矣是禮也烏有格式之可循儀節之可據也後世不知聖人之盡心見其所行而遂以爲定也以爲是格式也不可不循是儀節也不可不據聖人有憂之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禮何噫雖以聖訓之昭昭而世之誦者哀如充耳而若未之聞也夫格式也儀節也謂其非禮不可也謂禮專在是奚可哉格式儀節



所以有其心也猶畫工之影像所以肖其形也而人之精神命脉則善畫者有不得也謂影像非人形不可也謂影像即人奚可哉後世之敝也有格式之局定儀節之繁雜而安於習俗者病其變之難并其所謂格式儀節者而俱泯矣所以父子乖兄弟凌夫婦亂朋友傲君臣之間畏而已豈知格式儀節猶為之餼羊也善愛其身者尚求其心斯於禮之不可斯須去身者自得之矣格式儀節又焉可廢耶不肖孤讀禮之餘嘆古人之不可興憫今人之莫能變不覺其悲哀哽咽之洩發不禁而書之以自警敢為吾同志

訥谿文錄

卷之五

二

告馬

### 省愆齋說

訥谿周子有志於學深愧不力方省愆自新偶埭邑吳君敬之過訪予山谷中且持予師龍溪先生書來亦助予之省愆也吳君不鄙相與論學數日真誠懇切又幸予省愆之有助也夫所謂愆者與吾天性有違也良知炯然則何有違不致吾之良知未免牽於他岐而有所奪也良知豈不自知哉知而不免於欺焉此學之不力也夫天性本然只此一良知而已復性只致此一良知而已虞廷精一千古聖學之源也



一之外何所精也天地之道一而已故曰其爲物不  
二學之道對越在天齋明誠敬澄湛廓然不敢有他  
心是謂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今反此心未能如是之  
無二則奪於他岐必有所在良知豈不自知哉能如  
此不放過即良知已致天性已復即學之着力處也  
更復何說未能如是之無二而強顏談學却是巧言  
令色與學正相反省愆省此而已致良知致此而已  
至簡至易千古正學脉也君之鄉有丁君惟寅兄同  
志中得力者於此精矣君常與會歸而復究竟之當  
有可否吳君不鄙深以爲然行也出紙欲予書其言

訥谿文錄

卷之五

三

常顧之乃自警焉予方愧省愆無力而又喋喋焉又  
不免於巧言重予愆也吳君其何以處我

義利雜說

伯夷以嫡長例得國因父命欲立叔齊雖叔齊固讓  
義不受讓而逃叔齊以父命義得國因伯夷爲長兄  
義不奪兄雖有父命不敢受而逃伯夷以得國則違  
父命不可以爲子叔齊以得國則奪兄次不可以爲  
弟二人者惟恐得國寧餓死不悔也申生以辨讒傷  
父心寧死而不辨虞卿以不能庇友寧解相綬而與  
之逃去子思不忍以身爲溝壑而不受子方之餽孟



子以貨取爲不可不受齊餽百鎰之兼金忠臣不慕爵祿而死貞女不受污辱而死彼誠以仁義爲安視富貴如糞穢惟恐身一沾之寧處貧賤而不辭伏刀鋸而不畏非中心誠有所重豈可以聲音笑貌勉強而能之耶患得失者亦嘗審於此乎

### 原佛說

佛敎之盛由於聖學之不明非佛氏之罪也孟軻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經常道也其在於人謂之恒性乃上帝所降之衷人之所同有無有乎不善者也蘊之而爲四德發之

訥發文錄

卷之五

四

而爲七情施之而爲五倫參贊天地發育萬物冒天下之道如此而已矣盡此者謂之聖復此者謂之賢悖此者謂之不肖同此則謂之同德異此則謂之異端一也以其無思無爲故謂之寂以其不可覩不可聞故謂之微以其無物故謂之虛以其無欲故謂之靜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故謂之覺而要其所歸不出於無之一言曰寂曰微曰虛曰靜曰覺皆其異名也天下之有皆生於無無者有之基也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虺要惟變所適聖學之宗也是故寂以通天下之感靜以通天下之



動微以效天下之顯虛以御天下之實覺以神天下之應是謂千聖經綸無所倚之學譬之規矩未嘗有方員而天下之方員皆從此出故曰規矩方員之至也孟軻氏以反經爲己任發明性善之旨正人心息邪說自謂有功於聖門軻死而其傳遂泯異端起而大義戾矣漢之儒者昧於自反徒以訓詁爲學補綴張皇考訂於形名器數之末掇取古聖賢已行之迹著於典要使人循而習之相守以爲世法不知以爲無用羣然自信以爲聖人之學在是矣而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可復見是蓋泥於方員之迹遂以方員

爲規矩不能通變而規矩亡矣彼佛氏者窺見吾儒學術之弊奮然攘臂其間竊取吾聖學之精義據之以爲己有凡古聖賢已行之迹一切掃歸於無將并其方員而棄之而爲吾儒者甘心兢兢自守拘滯於形器之中終身煩苦而不覺語及虛寂則曰此異端之敎也辟之惟恐不及殊不知佛氏所謂虛寂本吾儒之故物彼特竊而據之爾嘗考後儒闢佛之說大畧數端有謂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以爲民害者有謂毀形廢倫以爲身害者有謂瓊宮瑤宇耗財蠹物以爲家國之害者韓愈氏歐陽氏原道本論欲以虛聲



嚇之此特病其迹耳請言其精有謂吾儒之學主於經世佛氏之學主於出世以爲公私之辯者矣有謂耽悅禪味偏於虛靜者矣有謂絕情去念流於斷滅者矣有謂經是言銓直指單傳不立文字者矣夫佛氏慈悲喜捨普度無邊衆生雖身命有所不惜未嘗自私也偏於虛靜乃二乘見解上乘之禪從塵勞煩惱中作佛事於衆生心行中覓佛法

### 洗心說

問曰子之洗心期以日新以之自號擬湯盤銘銘之于盤或日一親號之以名靡刻不警人以呼子子以

訥谿文錄

卷之五

六

自任借曰未洗其孰子信此心之初天粹天精涅之  
不緇澄之不清淨不可名垢何以存垢之由來得無  
以形惟口耳目物交垢生洗之維何閑邪存誠戒慎  
不覩恐懼不聞誠之又誠精粹之純維垢則洗維洗  
則瑩何以洗後垢復紛紛先民有之心垢地塵一日  
不掃塵積地堙凡此之洗垢淨迭因何如一洗永反  
天真子之世業大易不云掛方以知著圓而神退藏  
於密聖人洗心子洗有年達觀其深濯以江漢浸以  
雲津淵淵其淵胞胞其仁舍爾天池洞酌蹄泮余惑

子解服膺欽欽



月川說

人心之知昭明靈覺是為良知也稟於天人受之為性也是良知也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明之不昧聖人之所以聖也昧此明者愚人之所以愚也聖如堯舜至矣曰欽明曰文明曰克明峻德明此良知而已學者之學聖也在明明德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蓋明此明德以達之天下也克其極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日月明之至也水亦明之至也人心之靈與日月與水本無二也人為物欲引蔽斯失其明良知於是乎不良矣欲明此良知亦曰去其蔽而已矣吳君有志於明明德也以別號月川深有取於月與川而欲以自擬也夫月虛以受日之光川虛以受月之光浮光躍金月映川也靜影沉璧川涵月也月之映川非止一川為然萬川則萬月明光無所不照也明明德於天下者能如月之映萬川也斯可矣月與川何以能若是之虛也惟無心故月盈虛有常而卒莫消長川也逝者如斯而未嘗有逝也川月無心而相涵學者有心而無為則亦能順應萬感而明無不照矣

訥谿文錄

卷之五

七



吾友祁門涪溪江君靜夫素敦志尚聞甘泉湛先生  
講學南都從之游復從東廓鄒先生卒業安成吟風  
弄月以歸克然若有得悠然若將終身陶然若世無  
有足求者遂厭科舉之業求性命之真遜世無悶也  
邑大夫錢君懷蘇大書無悶堂三字以式其閭嘉肥  
遜勸高尚也江君退然不自矜也曰吾求吾所志吾  
何遜吾得吾所好吾何悶則又訪周子于天都峰下  
求無悶之說周子曰乾之潛龍遜世無悶不見是而  
無悶大過之象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遜世  
無悶是無悶者大過人之行龍德而隱者也依乎中

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吾烏足以知此  
雖然嘗與聞其說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天性本無  
悶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有欲斯有得失有得失  
斯有悶矣能盡其性則靜與天居動與天游順帝之  
則無行不得所遇自外來者有逆有順有得有失吾  
心無逆順也無得失也孔之飯蔬食瓢飲不改其樂  
之樂亦在其中矣顏之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  
樂也者性之真也樂則無悶矣未能盡性者亦學之  
而已時習而悅朋來而樂不知而不愠無悶之道也  
夫天命之性本自廣大本自光明孩提之童知之能



之愚夫愚婦亦能知行焉克其至雖聖人天地有不能盡子之孝父之慈君之仁臣之忠兄弟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富貴此也貧賤此也夷狄患難此也所遇殊境無入而不自得何悶之有誠得吾之真樂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是謂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樂行憂違確乎其不可拔龍德而潛過人大矣乃若膠膠擾擾撓其天真患得患失戚戚于心是多欲也失其天性者也不知學而不學焉者也涪溪心逸日休所作審矣尚何他求焉姑書此以復唯君圖之

春谷說

訥谿文錄

卷之五

九

祁陽源謝君某深於岐黃之學而以春谷自號意必有在夫天地以四時迭運而歲功成是故萬物以春生而夏秋冬之長養收藏不可無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同體以四德咸備而人極立是故萬民以仁育而義禮智之斷制節別不可缺也而謝君獨取於春得無見之偏乎天地以生物為心乾元資始坤元資生春道也而夏之長養者生之不息也自爾長養秋冬之收藏春生之不息也自爾收之藏之以復生也四時者歲功之序而非春之意也人以愛物為心調燮元和曲成周悉仁道也而義之斷制仁



愛之流行也自爾而為之斷制禮智之品節分別仁  
愛之流行也自爾而為之品節分別之以成其愛也  
四德者人極之全而無非仁之著也天地之氣陰陽  
不無偏忒人之中立以七情六慾浸淫過度而疾病  
夭扎不免焉聖神濟之以醫藥節宣補瀉以保養天  
和俾人人保其天年醫之道生道也仁道也醫書以  
手足痿痺為不仁此最善狀仁者也手足痿痺則血  
氣不流通生意或幾乎息矣業醫者非有仁心則人  
之疾痛痒疴形隔氣殊何相關涉或意見之輕識或  
貨利之亟取其於戕人之命罔知攸係此業醫者不  
可以不仁也謝君以春谷自號則生生之心視人一  
體疾痛痒疴與已關切咎則虛應不執意見滿腔子  
皆惻愷者乎其所以贊元和而壽生人有道矣乃兄  
世某予同志友也因其請為書是說貽之收天下泰  
歸之肝肺躋斯人於春臺玉燭中深有望於春谷焉

果泉說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無或弗齊也其有不齊者山川  
之風氣父母之生養習俗之漸染氣質剛柔過不及  
始分矣仲氏問強聖人先之以南北之強而歸於中  
和南北者則山川父母習俗之別也一之以中和則



南北不能限而剛柔以時剛者不見其為剛柔者不見其為柔中焉復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學問之功大而教養之係重也別駕張公自以賦質之柔取古人佩帶弦之義以果自礪生于嘉禾所居濱水取山下出泉果行育德之義自號曰果泉公南方之強也矯之以果非果也中和之義也泉之流決諸東則東決諸西則西若過於柔也搏之可使過顛激之可在山流而不息放乎四海又何其剛也勢之洶湧浩蕩崩岸衝石若過於剛也導出則順進必盈科性無不下又何其柔也龍泉出于山必達

訥谿文錄

卷之五

十一

于海隨其險阻迂曲而行不止性主于流行之果也聖言有本者如是法泉之果亦立本而已矣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戒懼慎獨立本之功也誠弗性氣質之性變化南方之強為中和可謂善用學問之功不拘于風氣超出乎習俗無忝乎所生矣其為德為中為和純粹以精其為政不剛不柔敷政優游仲氏北方之強得聖人中和之教而卒能升堂聖人亦許之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子氣質麤厲承公之教因原天地之中搨中和之義而要之于立本焉為著果

泉說因以自礪云



俞生瑞士賢璉士貴二難字說

發友俞君仲立為其子瑞請字因問其瑞之義凡物之瑞者若卉之芝羽毛之麟鳳及一切希有不恒出見而或以竒異出見若天象之日星雲雨又其恒見而非希有不恒出見者或光芒非常輝彩不類應時協氣為禎祥者皆鍾泰和融煦之氣以昭有道之符啓太平之兆非謾然無故而虛見也惟人亦然均是人也而有賢人焉賢人之瑞也夫人皆得天地之靈氣而生眾人去之賢者全之人之賢者為人君則仁為人臣則敬為人父則慈為人兄則友為人弟則恭

為人夫婦則別為人朋友則信在一家則一家齊是為家之瑞也在一國則一國治是為國之瑞也在天下則天下平是為天下之瑞也人之瑞莫大乎賢賢非性生夫人皆可學而至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豈人所不能哉人不皆知學學惟士為能字瑞曰士賢是在瑞之自瑞也瑞隨侍厥父講讀于太平谷中恂恂異敏沉潛粹美誠瑞質也及見龍溪王先生自越來講學于太平遂幡然志于學有一變學道之銳吾知其賢矣瑞之弟曰璉璉宗廟之器貴重而華美者非常器也士必賢而後貴誠賢矣則萬物不足以穢



之首出萬物之上在一家則重一家在一國則重一國在天下則為天下重貴莫大焉是貴也人人能求之亦曰學之而已聞璉質美而向學吾知其可重矣若他日以士貴字璉也亦宜賢由學而賢貴由學而貴學之不可以已也賢且貴斯亦希有不恒出見而異乎人之人矣其稱名也斯不越義已乎仲立曰先生欲賢貴吾子豈惟吾子當夙夜祇命禮也亦願請事斯語矣

劉子仲修字說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與天地一也而不相似者人

訥谿文錄

卷之五

十三

自違之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大德曰仁仁生道

也不仁則喪失其心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

弟宗族則不敦睦為夫婦則不倡和為鄉隣則不和

洽為朋友則不信是故聖人憂之曰德不可不修也

學聖人者亦修之而已脩之維何去其害生道者而

求其生可也莫大乎遷善而改過孳孳兢惕強勉自

反修之身也端模作則齊一內外修之家也忠信孚

協睦族善隣修之鄉也積之數世貽厥孫謀修之後

人也天理長存人心不死生生其無窮矣克之位育

皆是道也旌德李村劉君景德立身理家訓子姓善



鄉族可謂知所修者命其子本立學於余而問字焉  
余原其修德之大以告字曰仲修不迂其說是在劉  
君

劉惟弘字說

劉君惟弘問字于納谿周子某名於父字於賓而義  
則未之知也敢以請周子曰君之字義大矣余何知  
雖然嘗聞之師矣夫道率於性大原出於天而備於  
人大不可名小不可遺也幽不可聞明不可盡也高  
不可極深不可測也遠不可禦近不可襲也何其弘  
也是道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

訥谿文錄

卷之五

十四

五十五

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盡者也其性則仁義禮智  
其情則喜怒哀樂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其事則三千三百經曲之禮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  
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盡者也  
善乎曾子之語士曰不可以不弘毅毅也者所以為  
弘也曰仁以為己任任之重也宇宙內事皆吾分內  
事一事不稱其責非弘也古有善任者一夫一婦不  
與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  
之重如此斯可謂仁以為己任己又曰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己有未克禮有未復則有不歸吾仁



者未可為弘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斯可謂弘也已

### 戴叔忠字說

戴生機維慎從予游且久一日請曰某父前山君名某請字于予備述前山君素履篤實有忠信不欺之資孝友慈和之行予承愛有年深信敬重因告之曰夫人肖形天壤間皆以事天也有裁成輔相之責焉猶夫人之委質于朝家皆以事君也有輔佐承解之責焉臣之事君也不忠則不能視君事為家事人之事天也不忠則不能視宇宙內事為分內事皆不能

有成也臣曰世臣則亦世家矣孟子有言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故國以世臣而得稱世臣故國之倚重也世臣為故國倚重以世著忠誠緩急有恃也前山君以忠信不欺敷施于言動酬酢之間以孝友慈和推攬于宗族鄉黨之衆則其所為可繼將為子孫者世世守之而不失是真世家也字曰叔忠則裁成輔相所以事天者無有不誠亦猶之臣之事君君輔佐丞弼無有不忠豈曰自顧名而思義而所以垂訓者永為義方矣生其以之復于前山君如何



書晴川長子年學說

晴川先生命予說學相厥冢子年學以學聖必先辨志辨志維何辨乎義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出義入利斯為細人年也可畏志趣不群十五志學聖訓勉尊翁模範其則不遠嗟予暴棄四十見惡斯不足畏斯可懼夫竊比忠告不識可乎

三字說

怡舊名悞初試於邑偶以音之同也而書今名遂因之未復友人字以順之嘗聞之師曰人之生也直以直養而無害斯順之矣又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吉

訥谿文錄

卷之五

十六

直之道也不以直養而徒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怡奉以周旋懼不免于害仲氏忤季氏恪怡字忤以存之字恪以有之忤說之大也恪敬之一也惟和惟敬天之道也肅雖秉德人之道也說而不存則乖敬而不有則弛存之則剛中柔外不言有孚說道以亨有之則辨志帥氣知可與立敬道以光先民有言君子存之又曰君子有之吾以之祝女雖然怡忤宜柔克恪宜剛克敬而無失恪也其免矣吾與仲也同憂焉尚慎旃哉

戒之弟字說



從弟憍字戒之名命於父竹居翁字命於師大司成東廓鄒先生也父師之教至矣憍以邑庠生遵時例輸粟授唐藩典寶正既謁王蒞任請假歸展先隴濱行間字義於予欲恒知所戒也予懼未能戒則何如戒汝竊嘗聞諸師曰戒也者敬畏之義也憍也者喬也從心從喬則好高而驕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驕且恪焉不足觀也是則可戒也君子有三戒言乎其時也天下有大戒二言乎其經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是則敬畏之心常存天命之性不失二戒之義命知安三戒之好勝貪得不復為累又何驕之慮耶

訥齋文錄

卷之五

十七

時之少既往矣壯且老今而後所當戒者鬪心生於好勝得心生於不知義命也恭者不侮人勝心消矣何鬪之有儉者不奪人得心平矣何貪之有恭謙不可以聲音笑貌為知義與命非戒慎之有常者不能矣汝往矣日侍王庭雖無師保如臨父母吾聞賢王殿下有東平為善最樂之志一時僚友彬彬多賢汝善事之顧父師命名取字之義夙夜匪懈慎恭與儉以無負我聖皇篤厚宗室慎簡王臣之心庶乎知戒者矣



周子範過訥谿怡述其與從弟僑論學曰講學者必不免於失利意在寧失利不可失學訥谿子因廣其意作義利辨曰義利之初非有二也易乾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也天道之利在人性爲義故曰利者義之和也義即利利即義也世降政壞教廢學蔽罔知天道人性爲何物惟急急於富貴是圖故曰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而義與利分矣利其所利非復天道之利也孔子有憂之不得位以明其政教故託之空言以曉學者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欲原義利之一則人之蔽錮已甚姑以君子小人各有所喻使人曉

訥谿文辨

卷之五

十八

然知大路兩條學者不可不知所趨避也孟子學孔子者目視其時惑利滋甚又以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爲舜之徒孳孳爲利者爲蹠之徒善即義也極言義利之美醜以挽回人心雖然聖賢憂世爲人之切如是人心之急利而蔑義也則冥然無覺悍然不顧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婦夫懷利以相誑竊朋友懷利以相欺賣亂臣賊子弑父與君而爲之者惑于利也利與害對圖利而不顧義者未有不懼於害者也古今之可鑒可懲者亦多矣弗思耳富貴貧賤人



之遇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言處貧賤爲有得也又曰窮不失義言不得義爲有失也得失在義則以失利爲快也豈爲富貴貧賤觀志士仁人於死生之間可見矣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以死爲快也豈爲志士仁人觀真婦烈女於死生之間可見矣趙妻崔氏之甘賊刃竇女之墮崖壑以不死爲辱義不受死爲快利而爲之也此非天道人性之真根發耶今人於毫末得失皆係累於心曰爲義必失利是以得失爲利不以得失爲義也亦孰知得利爲辱失利之爲榮耶誠知之則有寧死而不爲利者矣義利不已辨乎

重興南嶽南臺寺碑

詠銘文錄

卷之五

十九

衡山爲南嶽也其來遠矣蓋自舜之巡狩禹之治水而已然歷代因之我明尤重視融爲嶽之最高峯登其峯可以見日出扶桑而朔南無際全楚洞然眼底矣宇宙一竒觀也嶽神尊則禱者衆峯竒則過者必登覽焉由嶽廟至峯三十里皆陟峻坂而上上下下之勞而欲憇者饑而欲食者暮而欲宿者風霧雨雪而欲留者至南臺不無徘徊顧瞻焉其地當山之腰自天柱迤邐而來起而平衍如臺然下視南荒一覽



甚快稱南臺云然惟遜世獨求草茹木食不憚寒寂者可栖焉秦漢邈矣僅傳梁海印者不知何如人嘗修寂此臺唐開元間石頭希遷曹溪青原之門卒結菴臺之石上南臺以寺名始此宋元祐寺僧守澄與異人率子廉遊見東坡居士傳乾道朱晦菴張南軒兩先生倡和詩中稱爲茲山勝處嗣是無聞矣我

明弘治初有僧無碍披一衲百結如粟穗持一鉢自言陽來宴坐于天柱峯下獅子崖者七年日惟啖苦菜見人默默而已必有所自爲者不可知也始則人駭之既而憫之爲餽菜久而大信之爲圖居焉無碍

訥谿文錄

卷之五

二十

曰吾何居南臺荒址故石頭道場守澄以遽廬也把茅蓋頭吾其于此乎快矣時齋人楊祿遂助之誅茅拓故基之後建佛堂五楹堂前爲天霽閣楹如堂憑虛而遠覽堂之左右及後崖上各若干楹以舍僧徒庖湏齋堂備矣惟東樓及天王殿其徒明通增建也又率其徒墾山爲田衣食僅自給種松千餘株剪剔野竹環以成列翦鬱蒼翠中樓閣崢嶸鐘鼓鏗錫南山爲一新也遊觀之勞者憇于斯饑者食于斯暮而宿者風霧雨雪而留者皆止于斯而於嶽之勝若有助焉夫啖苦菜時豈期爲若是耶其復興此寺亦欲



修海印石法行業爾豈有意於爲家計耶一念之疑聚終其念力而已恤其苦志思有以存之不無望於後之人也然其說有二僧徒能自嚴戒律精志行則亦可以不墜也若遊觀者簡車從察供應則亦不至於困而墜也異時尊貴列衛從動至數百十人寺僧寒薄山田多風罕收其何以能給師行糧食有國且難古人謂帝王巡狩之數儀衛寡而征求少也今廟之禱者衆而登祝融者不免焉不有恤者南臺幾何能不困而墜耶是則存南臺者亦以爲登嶽者存也壬子秋怡自宛陵求友於吉郡遂偕二守劉君亮侍

訥谿文錄

卷之五

五十一

御劉君一舒自安福寄幽栖修舊業也未幾太守郭君致祥至自太和太行陳君履旋因奉使至自朶豐國子羅君子鍾至自茶陵暨張君景仁劉子以進俱留數月日相切磋亦南臺一嘉會也若往昔荒臺殘礎當時勝遊亦駿有聲矣過去未來在彼之教如夢幻泡影今日之勞瘁興復予亦何留情焉予因訪舜洞之荒湮搜禹碑而罔象周道如砥墜楮綿綿感彼屢興寄茲一概住持明通求予爲記其師之苦業以示其徒遂次其說云



昌邑少司馬雙石先生早歲敷歷中外不著聲猷解組明農杜門謝事猷畝不忘

魏闕真進退皆憂古之大臣與予以罪謫海右行部過邑則請教于先生先生語之不倦亦不以予罪謫而棄之又出卷命書所疑商之先生可謂學不厭而教不倦矣予時改官南雍具疏乞休俟命途次因書所信所疑于卷請正如左

癸卯在省垣餞奠楊秋容葛周塘二樞還鄉因書范詩云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以便途行并小叙

嗟夫死生一晝夜也人之常也宇內一大家也人之寓也常則無欣憾也寓則無內外也方其生也爲名爲利爲道義不遠千萬里顧一往也無戀戀於家而難於外也至于歿也死名死利死道義則足跡歷處皆可歸化也又何戚戚於外而必於家也二君歲壬寅先後一月相繼卒于官不得於名利不失於道義矣生同鄉也歿同寓也今歸同舟也仙魂飄飄携手同歸姻媿里黨之情生死無間二君子尚有餘憾乎予亦以微名去鄉今七年于茲夫一官風浪死所未知於二君子之行亦付之慷慨不甚戚戚也無力助



行謹書哀白一幅遍告關津諸君子或有哀之者矣  
割鷄酌酒用伸餞奠神無不之其同過歸

梅太恭人劉氏墓誌銘

嘉靖七月初三日吾友梅純甫母太恭人劉氏以壽  
終於正寢予往弔之純甫以十月初四日爲三月制  
而葬之禮也授予狀謂予莫逆友也宜志其墓石予  
思銘墓非古後世則通行之婦人墓不特銘考君古  
菴紹興公則葬久有銘矣太恭人賢母也特銘宜也  
純甫謂予素知其賢是不可辭也按狀太恭人出右  
族上山劉公昌中女幼端重溫淑劉公奇之擇高門

訓發文錄

卷之五

三

得字古菴梅君比歸姑孺人已蚤世恒以不逮孝養  
爲痛語及輒泫然泣下事友竹公繼姑胡孺人備極  
孝敬胡性嚴尤得其懽心相古菴公修志立行爲鄉  
偉人古菴公病且革每於靜夜焚香告天刲右股肉  
煮粥以進疾稍間竟爲庸醫誤不起時純甫甫十齡  
諸子並幼哀死恤孤幾不能生友竹翁與繼姑相繼  
卒湯藥殯葬三喪並舉哀苦萬狀方翁病即憂甚默  
禱于天曰未亾人不死爲翁姑爾翁不存則何依願  
損身壽一紀以延翁算每夕如之其孝心誠切如此  
或語母曰若孀居子幼讀書徒廢家宜令治生曰兒



可教先君子有遺命不可違卒教之朝夕訓以成人之道曰汝當學君子儒劉君珊與璞二先生行誼端方可爲師法毋從兄也遺純甫從學其門比長爲邑庠諸生故太宰古冲李公以封部謫判吾郡識鑒精別謂純甫偉器也異之親授以業與太平周順之及邑中諸名士端人友母大喜曰吾兒師友得人學不患不成矣旣而純甫舉於鄉遊金陵與沈君思畏同從故宗伯歐陽南野先生大司成東廓鄒先生駕部龍溪王先生講習古聖賢之學與海內諸同志友母益大喜曰吾兒師友得人且廣學不患不成矣純甫

成進士初仕台州推官則教之曰爾其官之必能自立第不可妄撻撻人不可輕擬人刑辟宜慎戒之無傷予心純甫歷任陞雲南叅政入賀萬壽節過家省母念母老不忍遠違致乞休請于母母欣然曰吾願也願爾年未艾進退無愧固不在官高也遂䟽于朝得致仕純甫未五十乃致政太恭人之賢也昔尹彥明母云母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太恭人卓識誠與尹母同以純甫貴嘉靖乙巳遇 九廟覃恩古

菴公贈承德郎母封太安人癸丑以知府考績 誥

贈考君中憲大夫母封太恭人自純甫致政朝夕在



側又十年克敦色養年躋大耄精神不衰行不扶杖  
小疾數日遂終正寢太恭人性剛明而甚仁慈調窮  
恤難無分内外教冢子以學貴教諸子以勤儉常紡  
績縫紉至老不厭凡農畝作業樹畜營構無不周攝  
雖值多故家卒以福平生無妄言笑見者起敬族黨  
有肆凌轢者母以鎮靜善處節槩凜然強禦者莫敢  
為虐以女則訓誡子婦肅雖 靜閨門之內斬如也  
處妯娌和敬雍睦無間言孀居不服采色食不饗兼  
味曰無未亾人宜甘譴罰何可享受也如此者四十  
有六年豈易事哉嘗有言曰人有財不可費盡云云

此格言也其天資暗合乎夫事舅姑孝相夫子敬教  
子以正教內則以肅教家以勤儉御衆以恩禦暴以  
靜可謂賢也已母生成化丙午卒嘉靖丙寅享年八  
十一有子四長卽純甫守德次守恆守忠守信恆信  
醫官忠省祭孫男十三人女一適太學生麻涵曾孫  
男二銘曰温温恭人叅政之母世族淑女名門佳婦  
宜其家人克昌厥後柏舟貞操共姜作偶教子以政  
孟母善誘臧笄祈天欲延于舅悅子乞休尹母是友  
貞肅孝慈衆善悉有懿懿恭人備極福壽大耄考終  
數協九九紹興墓右對面不負於萬斯年芳吋不朽



石埭庠彥方汝礪墓碣

石埭庠彥方君汝礪之士也厥配李氏年纔三十有二守節不踰以從夫之志又十七年竭力營葬以襄夫之事又立石墓上以永夫之名于不朽乃介其兄惟實謀諸訥谿周子周子與李之父友也惟實又嘗從周子遊周子故深知之周子嘗之埭邑埭之賢者則遍稱其邑有貞節婦方之妻李之女其貞節純乎其潔焯乎其光也周子益信李之貞節無間于父母昆弟之言而孚于遠近者也節婦年尚壯未可以迄其志其欲以識夫之志與名于不朽固貞節者事可

訥谿文錄

卷之五

五

無言乎惟實書方君之行曰誠實至孝侍親疾檢醫方弗懈罔瘳則又拜神以禱致疾比李氏見夫疾已殆矣調治三年竟不起方君悲李之容德過人且年少無子語之曰汝能成吾志乎李哽咽泣下曰吾之從一而已君無慮焉由今觀之可謂貞信以成夫之志者矣欲永顯其夫于不朽則無如節婦之身也今之能守者往往以其家世之厚及內外名節之壓而有幼子女之係也李內外家世雖豐裕然統於尊而困于軋已者雖奩儀不得以自有歲惟受租米八石自贍其利重賄而欲奪志者又日夜窘之使不能自



安又不幸夫以疾娶而未有子女困內困外誠有難堪者而毅志浩氣不少渝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此不慕逸樂而勤紡績不溺華侈而甘寂澹已之所有不惜其奪人之所有不利其分雖父喪亦不赴其苦心有在也惟恐有浼焉爾非天下之至潔者不能也桃夭方灼而甘心枯寂無一憑藉而志不少撓栢舟之儔也非天下之至勇者其孰能之翁姑衰病數求甘旨候喜怒以安之妯娌不相猶而益相好寧省老母恤卑幼遇事能裁盡以禮雖甚頓挫而處之安恬非天下之至順則不免思有以反之哀屢年紡績之積募石工以營墓爲三級上以安體魄中以樹石碑下以設祭奠虛右以自待志同穴也皆節婦自區畫之不惜厚費而周慮詳具不少苟其才亦足稱已世有受顧命寄託而食言反德者何限方君能保其妻必能信其言哉觀李之貞節根自天性雖微夫有言固自不變也則所以成方君之不朽者在節婦之終身也無疑已過其下者必能欽式嘆賞其風動興起人也必遠茲石也思 將慎護之



訥谿先生文錄卷之六

明故閩鄉教諭錫菴李公墓誌銘

怡官順德之四年辛丑春王正月錫菴先生李公卒予往哭盡哀先生之孫可觀且哭且告曰吾祖屬纊之前日屬可觀曰吾故仕太平周子方爲學官弟子今老于邢周子來理郡憲知我者周子吾死必周子銘我怡哭而拜之曰吾方圖壽先生而今忍以銘哉可觀卜以卒之歲三月二十日塋于郡城東北祖阡之南以狀托其舅氏招遠丞張君來乞銘怡義不可辭按狀先生諱櫛字廷貢其先山西平定人高祖顯洪武初以欽調守禦邢州遂家焉顯生信信生秉皆隱德不耀秉生育配張氏生子樂繼霍氏生櫛及先生先生生而穎異淳篤寡言笑八歲就從父京兆留守經歷君溶學焉卽嗜學不倦讀書知大義潛心默識不與群兒狎戲從父大噐之嘗嘆曰大吾家者此兒也十二遊郡庠博學善書弱冠舉子業益精從游者日益衆益知慎飭行履聞人一善則亟稱而樂與之遊見一非義若將免焉天性孝友霍孺人性最嚴先生深得其惟心伯仲氏欲求異居先生涕泣固止不獲遂獨奉霍孺人終養不求均貲焉聞其風者寬



鄙敦薄民德歸厚矣郡大夫范君而下如林張康郭  
劉李秦陶于田孫諸君子薰其行誼爭相器重延爲  
子弟師前後賓于郡齋幾二十年人莫敢干以私一  
日太守以官吏賢否示之中有二校職考語弗減先  
生從容進曰師儒位卑祿薄職此者非家貧則親老  
也今若此軀命殆不保矣太守爲動容易之二人得  
完歸竟莫知所自人以爲陰德云先生學殖崇達屢  
試不利壬午入游太學以貧謁選授太平司訓吾太  
平學政久弛時閩人林公文綽來主教事先生適與  
偕至林公振飭科條丕變士習先生銳意協成每晨

訥谿文錄

卷之六

十一

興親授諸生書於齋三日課試於堂雖風雨不輟諸  
生循循向學翕然有蘇胡風至今德先生功與林並  
稱焉太平之彥若方子涯若濟者舉進士爲御史怡  
及崔子錦孫子鎬相繼得第皆出先生之齋也績維  
懋哉太平嘗饑當道檄先生賑之先生時發而均給  
大惠不滯民賴以活者甚多庚寅陞河南閩鄉學諭  
以子燧早卒無意仕進至閩鄉未匝月遂毅然不屈  
初志致其事而歸邑令率僚友弟子闕留之先生聞  
道疾馳浩然不可挽矣居家以孝友勤儉引鄉之後  
進恒言學者必以正心術爲本而文藝非其所先性



不與人競至非義之事不少假借里人有曲直咸往就平之有爲不善者亟自掩覆懼聞於先生人以方之陳大丘郡太守敬之尊爲鄉飲大賓都憲安齋朱公高其行以其子之女許聘先生之曾孫即可觀之子也可觀童儒時岐嶷秀異見者竒之先生令師事方君着濟文學日懋歸邢卽袞然首出邢趙之豪傑未就或之先也庚子發解順天器業宏闊勃勃方興皆曰先生德報也維時賀客填門應接過勞因遘疾日甚自度不起呼可觀戒之曰吾觀爾成名死亦瞑目願汝終身當戒者維居官貪酷二字而已遂泣下

可觀亦悲蹙而告曰孤雖不肖敢辱遺訓怡往問之先生教怡如可觀且曰無異今日之政斯可矣至十八日遂仆于正寢距生成化丁亥五月十二日計壽七十有五歲配孺人閔氏女德甚備偕壽無恙男子一卽燧娶張氏相繼先卒女子一適馬尚質孫男一卽可觀孫女三長適梁大業次適蘓景熙幼者許聘殷生汝梅曾孫男一卽朱都憲之孫婿也曾孫女三尚幼嗚呼德壽兼隆仕爲師表而克昌厥後是足爲完人矣胡可以無銘銘曰大行之東龍崗之陽篤生碩人貌古行方因心孝友大雅文章師道尊立太平



闕鄉盈門桃李克閭蘭芳稀耆考終休有烈光活水  
之兆衣冠永藏斯流有竭我銘不忘

歙名士涵吾許君墓誌銘

明嘉靖己未七月十四日吾友歙名彥許君涵吾卒  
予聞之驚惶哀慟莫知爲情再踰月予徃吊之哭盡  
哀又再踰月次孤仲方持君族弟惟楨狀踵予門哭  
且告曰孤兄弟將以其年月日塋于某所知先君者  
莫先生若也願銘其墓石予烏忍聞是言哉君有道  
者宜從名世者銘之以發潛德予烏宜銘之哉顧予  
久辱切磋孤遠在門又烏能終辭哉君諱珂字伯鳴

訥齋文錄

卷之六

四

許之先自睢陽公孫曰儒唐季避地自雍來歙爲歙  
北許氏其後七世曰賓公生二子曰理公行全爲東  
派曰璚公行先爲西派君西派之裔也高祖諱曾壽  
以子貴封監察御史曾祖諱仕稷祖諱道會皆隱德  
不仕父諱新字自潔有孝行號西溪輸粟爲王府引  
禮舍人事載陳叅政誌傳中母孫孺人君生而穎異  
淳篤童時就學有所聞輒能扎記年十六從西溪公  
學於蕪湖遂補蕪湖縣學弟子員已後既歸爲徽郡  
學生與從兄厚山汝賢氏講聖賢之學會當冠且昏  
獨議行古冠昏禮識者異之遊學金陵師事吳興康



山邵文化先生比歸省里中父老見之大驚曰珂從  
何來迺改觀若是耶西溪公悅子之得師也奉書幣  
迎康山公爲築室西溪上康山公至語西溪公曰足  
下千里辱命謂某能修進取之業爲而郎顯庸地耶  
某徒能誦法古昔乃不同於今之人恒自謂從吾好  
耳第令而郎若是足下亦願之乎西溪公曰貴不可  
期誠如公言則賢矣幸甚遂名其齋曰學古亭曰涵  
吾君後遂以涵吾自號志不忘父師也康山與當世  
有道諸先生遊言動不苟君一切步趨之寒暑罔離  
側善事西溪公嘗嘆曰某父行義甚高爲後人作則

事甚備某懼難爲之子也于是益勵學西溪公一啼  
咳必恭謹察視遺瓜墜髮必謹收之有疾則躬禱求  
醫寢食靡寧未嘗見齒沒則哀毀幾不欲生終喪未  
嘗一入內室及與宴會其哀而能敬如此時三女弟  
方少孫孺人老且病喘諸庶母或不相能君孝孫孺  
人慈女弟周視庶母卽一蔬食必問曰某某得否庶  
母安之諸女弟之歸必厚奩具當其意歡其母心君  
初娶吳氏吳自顧奩薄若有愧色然君慰之曰獨不  
聞桓少君辭盛奩甘清約乎吳乃安繼娶李氏私居  
未嘗笑狎其孝弟刑家如此子稍長卽延賢有行者



傳之得槐塘程介齋元道氏諸所從事皆如西溪康山時甚好學時海內儒宗名德關中涇野呂公安成東廓鄒公紹興龍溪王公緒山錢公皆以講學啓後進者君必見之請益同鄉則祁門謝子惟仁婺源則方子時素休寧則鵬溪汪君元夫槐塘則諸程氏鄭村則鄭子景明偕其從兄汝賢爲會各邑輪主之君必至雖有疾不輟予數得赴會受益甚多一時有道名公如吳興南坦劉尚書公唐一菴公過歛必請見之商切理道其親賢友善如此康山公雖官歷憲副庶謹清約且無子君聞計爲位而哭若持父喪及殯

往襄事每忌日必遣使祭其墓存問其家十餘年以爲常近以倭寇弗靖道梗使者爲偵所執百困必達康山公夫人感其誠嘆曰雖孝子于父母弗是過也程元道家窘甚君時周之厚山之喪君哀之甚慟嘆曰予喪其半體矣既經紀其喪事又列其賢上有司請祀之於鄉其篤厚師友如此君循循雅飭言不多必中動皆中矩衣有常度中必垂雙綉平生無疾言遽色疾步見者不問知其爲許伯鳴也庶幾有道者氣象檢身甚自嚴不少放過意念所動輒籍以自考一日郡守召諸文學問諸生中力學敦行者延爲子



師咸以君應命君辭弗就有故人以顯宦謫倅鄰邦  
公事過歛人有以賄啗其左右者事覺度不能解持  
數百金爲君壽君弗納一菴唐公聞之遺君書曰近  
來學者多能口說一至利境便迷君不爲利動非真  
實性分上運用何以有此南坦劉公亦曰伯鳴得康  
山精魄程門之游楊乎康山亦數爲諸公言伯鳴好  
學能守正鄙倅楊東洪公嘆曰秀才時便不苟得志  
可知其自守見重於人如此君承西溪公業頗厚自  
奉甚約作事皆有節獨急於賑人之窮親戚有急必  
周之途遇瞽者號若哀問之汴人也父死無以爲歛

惻然哀而厚贈之里中嘗有言有神自何方來者能  
爲禍福連數郡縣皆惑之不惜費爲雜劇迎會君獨  
約同志諭族人以大義止之卒亦無害立家會於任  
公祠以聯合子弟時有微言悟人消隱變不令人知  
遇替功喪輒變食不與宴樂其持正尚義如此素有  
痞疾面色常萎黃時以藥餌自隨然寡嗜慾節喜怒  
言微而步徐宜其精神內固而壽命長也而竟以是  
疾不起新安自晦菴先生興理學代有哲人君學有  
本源志不徇時必以鄉先哲自期待使其得志用世  
必有可見不泯泯已也惜乎天不假年齋志而歿冉



疾顏天其命也夫雖不顯庸於時其精光固不泯泯已也其善行不能具述述其大者銘而誌之君生正德癸酉三月初六日戌時距沒得年四十七配溪南吳氏先卒無出繼娶新安衛李氏李生四男子長元直娶蔣村蔣氏次仲方娶郡城程氏叔大聘槐塘程氏季貞未聘女一許適琶塘胡文宏孫女一元直等將以某年月葬于其所銘曰惜哉伯鳴志于學古玉潤金貞好在從吾孔思顏情方奮而進爲山崢嶸遽見其止一簣未成學優未仕良貴孔榮求命靳年不朽者名玉藏山輝虹見澤明後千百歲稽德考銘

訥谿文錄

卷之十

八

華陽逸叟施君墓誌銘

嗚呼此華陽逸叟施公之墓也公諱忠字守誠世爲宣城人居城山稱右族公始遷華陽華陽益盛人遂以華陽號之後呂司成石侍御贈稱華陽逸叟人又以華陽逸叟稱之公生八十二年而卒又九年而葬又七年公之子東山居士隴介其塾師姚江庠彥施君思旦暨其仲子庠彥家政持九十翁魏南坡大夫狀來徵予銘予朽廢無文固辭居士嘗遣其子嘉政從予遊予亦造居士之門而悉居士義行施君思旦學邃行峻予深欽之時予從龍溪王先生講學由涇



水西復盤桓於太平黃山下又從而之歛施君及家  
政步至水西問予輩已至歛時已散而歸則又步至  
余家三百里程迂折爲五百餘里踰峻嶺者再亦甚  
艱矣居士及嘉政具書致詞皆稱待罪謂窻窻先人  
雖已卽安行實未銘名譽不揚猶爲子姓罪也懇其  
友人及其子步歷遠峻以丐誌銘非不能具輿馬資  
欲以勞動爲誠也顧茲苦情辭不獲夫人死十五年  
矣而其靈爽猶能使九十翁操筆狀其事鏗可竦人  
聽聞又能使其俊士涉遠踰崇如輿載之安能使其  
子若孫皆知待罪非其卓犖環瑰之行固不能使人

振厲奮迅之若是耶是不必問其行履之詳而知爲  
竒崛人矣是何可以久泯泯而不著乎按狀公蓋自  
三歲時儀狀岐嶷語動已不類群兒伯祖茂以鄉進  
士任錦衣衛經歷者即以將來增重家聲竒之公性  
剛直而心慈厚識遠而器宏莊重簡默接人有禮補  
郡庠弟子負與司諫石溪王公駕部南坡魏公同時  
友善嘗稱公有古人風公累試不第遂高尚其事石  
溪宦歸贈以詩有憶昔同游句思其志義也公嘗建  
巨室得大木兄索之任擇美材足造二宅無難色諸  
弟分土漸縮復割已業助之歲甲申癸巳大饑斗米



銀貳錢出穀賑之里人多賴以濟歲甲辰復饑公在病傾困周給活人甚多其厚倫篤義類若此公多才幹爲衆所推重時承公委不惜勞費壬申桃源寇發郡邑以義兵防禦公率家衆往自齎資糧不糜官餉事寧撫按劄錫冠帶寶劍榮之己卯宸濠叛陽明王公舉義師檄公叅謀軍務鄰邑太平黃山有妖虎暴害郡侯患之委公往搏虎害除督建宣州衛所造郡庠號舍皆有方畧不妄費聖母梓宮南祔有司多以不備獲罪中貴人郡委公司之恪恭有度有司賴以克訶奉公敏慎類若此聞甘泉湛公東廓鄒公經野

呂公講學南都命子廷瑚師事講授呂公有華陽逸叟出宣城之贈修譜系設家規以遺子姓恪守之締姻媿則重門閥不簿寒素不援華勢其敦信義崇師儒識大體又如此治家嚴肅內外截然鑑精別是非不回用是爲賢者重亦用是叢忌召嫉不爲時衆容焉嘗以義三膺 恩典晚年好談玄居養元洞願情自適時則編竹爲舟舟上架亭扁額溪山一覽邀客來遊吟飲相娛樂有八景華溪槎泛其一也此亦可徵叟之一逸也病彌留猶命冢嗣云歲凶人窶凡有貸券其悉焚之無責償言訖遂逝垂盡而猶云然不



可謂仁乎時嘉靖乙巳二月二十三日子時其生則  
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也配王山徐氏銀  
臺裕菴公弟之女先公卒葬窆于祖塋繼金陵任氏  
兄弟七人恩郡庠生忱以庠生授益府典膳子六人  
廷瓚娶梓溪庠生王杉女次即居士瓚娶榜聖俞嫡  
裔女廷珪娶廣文陳隴女廷瑚太學生娶庠生李春  
華姐廷玠邑庠生娶庠生周翰女繼玉山劉氏廷璉  
娶貢生郭希泰長兄女孫八人嘉謀嘉猷嘉言嘉行  
嘉賓嘉政郡庠生嘉教嘉禮孫女二玠女許梅序班  
子壽祚璉女許布政司孫經歷孫煉曾孫十三人于

訥谿文錄

卷之六

十一十一

民于國于邦于朝于庭于藩于博于今于約于垣于  
達于壯于家曾孫女三謀女許叅政宛谿公弟之子  
胤祚癸丑十二月十九日塋五十都金牌山壺坑中  
隴已山亥向銘曰惟施之先世有聞人常師孔聖萬  
世不湮延及逸叟教子擇師湛鄒呂氏瑚往從之親  
仁者賢崇德者顯施氏之大由此其選叟多才德篤  
義厚倫後能象賢礪行澡身必有是者光照幽宅金  
牌壺坑世流其澤

東廓鄒先生配王宜人墓表

嗚呼此吾師大司成東廓先生元配王宜人之墓怡  
昔受業于南都宜人視予猶子也於予有母道焉宜



人之卒也予時承乏北郡不能以時弔賻恒歛然以未修子道爲歛茲餘一紀免罪出險始得趨安成問候老師拜宜人墓下草木蓊鬱凄然古丘遐思象服委蛇不可復見矣潛然涕泣豈無從耶嗚呼宜人之德則未亾也粵若鰲降刑于自虞庭周室已貴好述維德之行肅雍相觀幽微燕昵之間屹然內防基和凝命滋德鍾祥此內助之所以大也天將興其家必釐以女士從以孫子沃土靈根嘉生以蕃胎教三遷懿範內則此似續之所以昌也婦道也母道也無成而代有終也豈曰小補之哉不可必得福德觀焉宜

人之生也安福嘉溪之世族冠帶儒官某之仲女叅議公理之孫也教有自矣歸吾師也爲易齋僉憲公之冢婦儀刑靜肅潛修默養溫惠淑順不戒而乎此亦天作之合以興鄒氏者乎吾師弱冠舉南宮第一人及第官翰林嘉樂滿志易以遷流能相之從學于陽明王先生講明聖學時逆濠倡亂師赴義舉幼子迪病且劇不以慈奪忠能相之決行勉勿慮捷至迪竟天至情危迫不以牽留宜人之貞也人咸曰傑丈夫所不能焉師抗疏議大禮宜人知禍且不測不欲阻其志卒忤旨入詔獄中外懷息宜人茹憂飲泣而



慰家人無恐凡此皆素定于中故弗亂也師謫廣德  
量遷南主客郎中隨處皆講學不厭四方來學者日  
益衆棗脯薪米不時存問遠且貧者旅如歸歲久勿  
懈怡之所親見也學者莫不感服鄉大夫咸以爲內  
範焉視其子愛甚終不以姑息弛其志冢嗣善以是  
早薦于省仲子叔子咸焯焯有文學聲宜人可謂善  
其子以及人之子者矣其善族懿行昭昭在人耳目  
不悉書惟利害榮辱之際見未定者易以牽情內不  
足者率多喪志宜人判然無疑懼遷動蓋聞吾師之  
學知所以自淑其所得于內者亦異於人與謝坑之

岡球玉瘞焉其晶光靈氣神明護之過者望而知敬  
孰不稱鄒宜人爲某之配爲某之母百世之下視今  
如一日矣宜人以吾師之貴初封孺人繼封宜人生  
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所生子  
三長卽義次美次善繼李生子某孫男五曾孫一其  
福澤如日之方升川之方至云

汪東川處士墓表

嗚呼此新安汪東川處士墓也處士都憲周潭先生  
尚寧之父也苑馬少卿章公狀之雲南叅政梅公銘  
墓上之石乃託予表夫以都憲之勲業道德顯其父



也大矣以處士之實德篤行足以自顯也已又何以表爲此其所以宜表也世有賢父乃生賢子亦有不之本於父者瞽繇而有舜禹堯舜而有朱均乃若周之文王父子其賢吾知之都憲君弱冠魁高第歷膺仕所至成善政著於燕魯秦楚間在滇南者尤顯著以至於提督南贛以文學飭吏事不拘拘簿書應迹以道德潤政理不屑屑時俗顧忌聲光燁燁滿朝野而謙虛好學如書生童蒙然以若子也其表父也如日月之行天雷之震地孰不重處士者乃處士則沉毅端慤忠信孝友見利則讓見義則勇於必爲遭侮

慢則容自奉則薄敝衣糲食泊如也所自砥礪以刑家庭孚宗族而式鄉閭者肅肅雖溫而恭能使鄙薄者愛暴慢者敬而頑悖忿戾者愧而革如桃李不言而下自成蹊雖晦迹草野間赫然有王烈之風厲世厚俗功不可誣也以若人爲之父卽浴沂風詠之賢不假唯一貫之子而自顯韋齋之德不待晦菴而已彰矣處士生於竦川學於績與旌晚居于宛陵處士之墓封土一杯耳在新安則紮陽與顯在宛陵則敬亭與光是不可表也與處士有都憲子而寬處士者都憲幼岐嶷穎異里中程公某素善處士見都憲



奇之請爲嗣時年已十二有難色處士命之曰大丈夫立天地間何子子自我也生我者親成我者恩汝從程公可成也旣而貴得推恩悉以報程氏都憲乃復歸汪此公之處士焯焯踰官封是可表也已

訥谿文錄

卷之六

十七

訥谿先生文錄卷之六終



文



